



丹鉛總錄卷之六

宮室類

屠蘇

蕭子雲雪賦曰韜旱魚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始飄舞於圓池
終停華於方井杜工部冷淘詩曰願憑金腰裏走置錦屠蘇屠
蘇菴也廣雅云屠蘇平屋也通俗文曰屋平曰屠蘇魏略云李
勝爲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屠蘇壞唐孫思邈有屠蘇酒方蓋取
菴名以名酒後人遂以屠蘇爲酒名矣何遜詩郊郭勤二頃形
體憇一蘇又大冠亦曰屠蘇禮曰童子饋無屋凡冠有屋者曰
屠蘇晉志元康中商人皆著大郭諺曰屠蘇郭曰覆兩耳會見
喝兒作天子

反坫

反坫鄭注爲坫在兩楹之間反爵其上坫字從土而云在兩楹間豈常設與按郊特牲旅樹反坫內則曰士於坫明堂位曰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士虞禮僕于西坫上則累土而爲之皆可名坫而坫亦有高卑東西之不同非必反爵之處也鄭氏以坫之反異於經文矣汲冢書曰回阿反坫注曰外向室也反主坫言非主爵言也據禮記反坫與臺門相連汲冢書反坫與回阿相連論語反坫與樹塞門相連恐均爲宮室僭侈之事右黃東發之說如此按說文無店字坫即店也今外向之室若宋時行在所之驕驥院牛羊司也

二庭

唐詩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二庭者沙鉢羅可汗建庭于錫合水謂之南庭吐陸建牙於鏃曷山謂之北庭二庭以伊列水爲界所謂南單于北單于也近有注唐音云二庭未詳明顯如此者尚昧焉何以注爲

漢畫

王應麟云曾子固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于今邵公濟謂漢李翕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藝入神始用巧思而古意稍減矣今於盤洲所集隸圖見之慎又按王象之輿地絕勝碑目載夔州臨江市丁房雙闕高二丈餘上爲層觀飛簷車馬人物又刻雙扉其一扉微啓有美人

出半面而立巧妙動人又雲陽縣漢處士金延廣母子碑初無文字但有人物漢畫之在碑刻者不止如應麟所云而已

申明亭

趙明誠金石錄跋昆陽城中漢街彈碑不知街彈為何語按周禮大司徒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鋤鄭玄注曰鋤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蓋周名鋤漢名街彈之室今之申明亭也

紫濛

宋人送中國使臣使契丹詩以青瑣對紫濛人多不知其出處按晉書慕容氏自云有熊氏之裔邑于紫濛之野蓋以慕容比遼是時宋遼方結好故雖臣送別紀行之詩略不涉譏刺之言此用紫濛字亦隱而妙矣方虛谷注云紫濛虜中館名蓋隔壁

妄猜之言爾

延鷺堠畫鳥亭

余舊有紀行詩山遮延鷺堠江繞畫鳥亭上句用元魏改官制以候望官為白鷺取其延望之意其時亭堠多刻鷺像也下句用漢明帝起居注明帝巡狩過亭障有鳥鳴亭長引弓射中之奏曰鳥鳥啞啞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為二千石帝悅令天下亭障皆畫鳥焉二事頗僻故須詮詰

唐之朝制

唐之朝制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杜詩所謂春旗簇仗齊紫宸便殿也謂之閣朔望不御前殿而御紫宸謂之入閣杜詩所謂還家初散紫宸朝蓋朔或望也宋歐陽公去唐未遠入閣

之制已不明問于劉貢父而後知然其大略不過如此

寮為小窓

左傳同官為寮文選注寮小窓也宋玉聖求號初寮高似孫號
踈寮謝朓號靈石山藥寮唐詩綺寮河漢在斜樓皆指窓也古
人謂同官為寮指其齋署同窓為義今士子同業曰同窓官先
事士先志官之同寮亦士之同窓也

大學分齋

胡翼之在安定學宮以經義治事水利分齋按周禮頒學合聲
注周建五學至秋則分而處之宜學禮者處之瞽宗宜學書者
處之上庠宜學干戈者處之東序宜學言語處之成均則其所
由來亦古矣不始于胡也

徐帝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呂惠卿曰囿而
圃宮而室言世益衰居益狹矣 知北遊

巖郎

漢書百官志羽林郎以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
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巖廡下宮牆疊溢也巖郎或作廊非
與前書游于巖廊之上義各不同

驛駟畊字訓

今之俗書以駟為驛以畊為耕徒取其省畢竟皆非是說文云
駟驛傳也驛置騎也殊為混淆孟子疏云置騎也郵駟也詩云
驛驛其達書云兩霽蒙驛克左傳楚子伐吳以駟至于羅汭唐
書鄭元璠傳使駟銜箠于道則驛與駟音義固有別矣唐六典

說府兵之制云居無事時畊于耕讀如更則畊固不可混用也

里區謁舍

王莽傳有里區謁舍之語不宿客之舍為里區宿客之舍為謁舍

補註

袁準駁蔡邕明堂論

蔡邕明堂論云太廟太室明堂太學辟雍名異而實同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太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響射其中人鬼慢瀆死生交錯倖因截耳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袁子之論卓矣蔡邕名儒不知何以臆撰如此果如其言則先王之明堂殆壯虜之穹廬南夷之碉房先王豈為之乎

編民

古者民曰編民書所謂彰善闡惡表厥里宅今之坊牌綽揆排門粉壁是也古者卒字从衣卒衣有題識三代之畫衣冠秦之赭衣也古樂府鴈門太守行有云移惡子姓篇著里端又云則用錢三千買繩禮竿即書其惡跡以標示戒即莊子所謂竿牘也

玉門夕陽亭

玉門地在成臯戰國策武王有玉門之難比文王有姜里之厄

其後漢高帝滎陽之敗亦獨與滕公逃出成臯玉門此一玉門也聖賢之君兩危矣董卓舉兵犯關脅詔使种邵之於夕陽亭而晉之亂亦由荀勗教賈充夕陽亭餞席之一言此一夕陽亭也而漢晉兩凶渠相襲跡惡地固應爾耶

仁祠

後漢楚王元英傳遠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仁祠指佛寺唐時多以寺爲仁祠權載之詩逸氣凌顛清仁祠訪金碧是也温公通鑑及綱目以祠爲慈並非

西弄

南史東昏侯遇弒於西弄宮中別道如永卷之類也楚辭五子用失乎家術術音閔所云弄者蓋術字之轉音耳元經世大典所云火術註即音弄

置郵

孟子曰速於置郵而傳命注置驛也郵驛也驛與郵何別乎按說文驛置騎也从馬畢聲駟驛傳也从馬日聲合而觀之驛主于騎言馬也駟主于傳言車也駟字經典罕見惟左傳文公十六年有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之文書云兩霽蒙驛克言龜文直達如驛路也許白雲曰字書馬通曰置步通曰郵漢謂之乘傳高祖五年令田橫乘傳詣洛陽如淳曰漢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軺傳又謂之遽說文傳也一曰窘也徐鉉曰傳駟車也周禮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傳車尚速故又爲窘迫也莊子仁義先王之遽廬

丹鉛錄 卷六
可以一宿是蘧廬即傳舍也風俗通曰漢改郵曰置此說非孟
子已有置郵之說矣

揚雄蜀記云星橋上應七星李膺益州記云一長星橋今名二

負星橋今名安樂三機星橋今名建昌四夷星橋今名窄橋五尾星橋今名禪尼六

冲星橋今名平七曲星橋今名仙水經注云兩江有七橋直西門耶

江冲里橋西南石牛門曰市橋大城南門曰江橋橋南萬里橋

西上曰夷橋北折曰長升橋十里曰升僊橋李冰浴水造橋上

應七宿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橋連星間是也蜀記與

水經注所載小異并錄之以補地制之缺云

武后時明堂災姚璿云成周宣榭火卜世愈隆漢武建章災盛

德彌永其諂而曲如此史乃以之與狄仁傑王方慶同傳異哉

張唐英云求璿其侶乃與洛水進赤石者可為同等豈可汚狄

王二公之傳哉按唐語林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居民有得石

而剖之中赤者獻于后曰是石有赤心后欲賞之李日知曰此

石固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唐英所引蓋此事語林罕傳人

亦鮮知此語所出誠可為史中笑柄耳

宋汪彥章為張邦昌雪罪表云孔子從佛佻之召本為尊周紀

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楚其顛倒是非助佑姦逆與姚璿對武

后正相類其能免斧鉞之誅於君子之論哉

左傳屈蕩戶之漢書王嘉坐戶殿門失闌免顏師古注戶止也

又左傳門于陽州公羊傳無人門其義相同止戶曰戶禦門曰

門也

戰國策蘇秦稱天府之國府庫也謂富饒也又淮南子注神農明堂曰天府天府字本此謂可以建都之地也左傳注引司馬法曰產城者攻其所產產城諸侯之僭侈也取名于產若生子而漸長大之義

丹鉛總錄卷之六終

丹鉛總錄卷之七

冠服類

纂離考

古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後世宮人騎馬多著纂離全身障之猶是古意又首有圍帽謂之席帽垂絲網之施以珠翠至煬帝淫侈欲見女子之容詔去席帽戴皂羅巾幘而以席帽油御雨云唐末微中皆用帷帽施裙到頸漸為淺露開元初宮人馬上著胡帽靚粧露面古制蕩盡矣今山西蒲州婦人出以錦帕覆面至老猶然雲南鄉中婦女戴次工大帽亦古意之遺焉

玄的

史記五宗世家程姬有所避不願進注引釋名云天子諸侯羣

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的為識令女史見之王粲神女賦脫桂裳免簪笄施玄的結羽釵即釋名所云也玄的藝文類聚作華的又繁欽弭愁賦點園的之熒熒映雙輔而相望潘岳芙蓉賦飛須垂的丹輝拂紅皆指此又馬之當額亦曰的易說卦為的頰三國志有的盧陳琳武庫賦駁龍紫鹿文的躡魚並是馬名也又烏脰亦曰的南史侯景陷臺城童謡云的脰烏拂朱雀還與吳字一作黥博雅云龍須謂之黥婦人面飾亦曰龍黥蓋以龍文况之又曰星的陸雲詩棄置比辰星問此玄龍煥

紫檪

南史義陽王昶傳六軍戒嚴應須紫檪弘明集玄光辨惑論張

魯鋒帶盧循紫檪南宋晉安王子勛傳子勛初檄欲攻子業聞其已隕即解甲下檪讀者多不知紫檪為何物按晉書職官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冠黑帽綴紫檪檪以繒為之長四尺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中官紫檪外官絳檪蓋戰裙之絡繫也今畫門神將軍有之俗曰飄帶又梁楮絹使魏元日作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即指此也

檪音標集韻又音表北史檪其門問

輕容

齊東野語云紗之至輕者曰輕容唐顛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蓋今俗云銀條紗之類王建宮詞嫌羅不着愛輕容李賀詩蜀烟飛重錦峽雨測輕容元微之有寄白樂天白輕容詩是也又方言檐榆曰童容而字或作榕

菩薩髻蘇幕遮

西域諸國婦女編髮垂髻飾以雜華如中國塑佛像瓔珞之飾曰菩薩髻曼曲名取此

唐書呂元濟上書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曲名亦取此李太白詩公孫大娘渾脫舞即此際之事也

偏髻髻

比齊後宮之服制女官八品偏髻髻注云髻所交切髮覆目也蓋夷中少女之飾其四垂短髮僅覆眉目而頂心長髮繞為卧髻宋詞所謂鬢驪偏荷葉也今世猶有之髻字玉篇不收而獨出此佛書亦有之玄應贊寧不識而強以為髻字之省非也

服妖

晉傳玄奏議云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身内外不殊王制失序此服妖也又按史謝尚好著刺文袴周弘正少日錦髻紅裾蓋東晉南朝之人病不特服妖而已

王儉作解散髻針挿簪亦服妖

鶉鴉字

後周皇后服制受繭則服鶉衣聽女教則服鶉衣音單歸寧則服鶉衣音秩鶉鴉字惟見此蓋蘇綽所制也

朱腕繩

王苻潛夫論或紡絲絲而縈斷截以繞臂此蓋絲絲之類樂府雙行纏云朱絲繫繩真如白雪凝梁昭明烏栖曲云江南稚女朱腕繩

張衡同聲歌洒掃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鞮履也狄香外國之香也謂之香薰鞋也近刻玉臺新詠及樂府詩集改狄香作秋香太謬吳中近日刻古書妄改例如此不能一一盡彈正之

薄借

周禮玉璫注璫讀如薄借綦之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其弁伊綦賈公彥疏云薄借之語未聞按古今注云草履名不借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唐詩遊山雙不借取木一軍持

古裝裱卷軸引首後以綾帖楮曰罽有樓臺錦罽毬路錦罽蠲紙罽擣蒲錦罽唐人謂之玉池其引首有二色者曰雙引首標外加竹界曰打撇

釋名曰以丹注面曰的子本天子諸侯有群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難于口陳故注此於面灼然而識也玉漿神女賦曰施玄的結羽釵傳玄鏡賦曰珥明璫之雙照點隻的以發姿張景陽扇賦皎質皦鮮玄的點絳漢律婢變亦謂月事也

倦游錄述流蘇文制但云五綵同心而下垂者莫能言其始黃公詔書林亦止引晉書割流蘇為馬幟皆後世幃帳間所懸耳古者流蘇蓋樂器之節前漢書禮樂志薛瓚注作流遡周禮金蠲節鼓鄭玄注云後世合宮懸用之而有流蘇之飾樂器而用以為幃帳之懸則自晉以後始也

珍寶類

金膏水碧

唐世詩人多用金膏水碧字但知為奇寶之屬莫究其出也穆天子傳示汝黃金之膏東哲曰金膏可以續骨崔寔政論呼吸吐納非續骨之膏水碧水玉也山海經耿山多水碧墨子大藥有水脂碧唐詩絕頂水底花開謝向淵腹攬之不可得滴瀝空在掬又採碧時逢嫫女船

阿堵

晉書云王衍口不言錢晨起見錢堆床前曰阿堵近世不解此遂謂錢曰阿堵可笑晉人云阿堵猶唐人曰若箇今日這箇也故殷浩看佛經曰理亦應在阿堵中顧長傳神曰精神妙處正在阿堵中謝安謂桓溫曰明公何用壁後置阿堵輩是也凡觀

一代書須曉一代語觀一方書須通一方之言不爾不得也

錢神論

晉惠帝之時賄賂公行魯褒所為作錢神論也余觀類文同時蔡毋民成公綏皆有錢神論各一篇民之論略曰黃金為父白銀為母鈔為長男錫為少婦庚辛分土諸國皆有長沙越雋僕之所守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王君世大鑄茲也貪人見我如病得醫饑享太牢未足為飽綏之論略曰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惟錢是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執我之手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鬼可使豈虛也哉幽求子云可以使鬼者錢也可使人者權也蓋亦同時之語

太極泉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赦詔文曰思散太極之泉以福無方之外
太極之泉不知何語後閱酉陽雜俎仙藥有太極泉蓋神渣蓋
漿之類也宋齊六代文人每好用僻事例如此

鈿金

張懷瓘書錄云往翰林見古鍾二枚高一尺許有古之三百餘
字記夏禹功績皆紫金鈿似大篆神彩驚人蓋三代鈿金為篆
其精類如此又李伯時得彫戈蟲鳥書黃金文銘六字曰主用
父作彫戈鈿金法今亦不傳唐六典有十四種金曰銷金曰拍
金曰鍍金曰織金曰研金曰披金曰泥金曰鏤金曰撚金曰戲
金曰圈金曰貼金曰軟金曰累金而鈿金不在其中今併其名
亦不知矣

古錢

漢有厭勝錢藕心錢狀如干盾長且方不圓蓋古刀布之變也
與近世花籃夫人封綏及穿鑰錢相似見封演及李孝美錢譜

宋時官燭

趙寶文以紅羅命匠作燭心匠以絹易之召詰之伏罪羅燒則
灰飛絹則餘燼而已出博聞錄宋代官燭以龍涎香貫其中而
以紅羅纏炷燒燭則灰飛而香散又有令香烟成五彩樓閣龍
鳳文者不知何藥物也

磨鉢

南宋孔顛鑄錢議曰五銖錢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鉢鉢音
裕五音譜磨礮漸銷曰鉢今俗謂磨光曰磨鉢是也往年中官

問于外庭曰牙牌磨銘字何如寫予舉此答之

銀鵲

舊唐書吐蕃傳吐蕃舉兵以七寸金箭為契百里一驛有急兵驛人臆前如銀鵲甚急鵲益多韃靼亦然元樂府有玉兔鵲牢拴懷揣着帝宜是其證也鵲有兔鵲鴉鵲故云云今雲南邊夷有兵馬聲息文書上插鷄毛火炭亦古羽書之遺意火炭則示火急之意

玉璽考

元朝元貞三十一年木華黎曾孫碩德卒其妻出古玉印貨之中丞崔彧秘書丞楊桓辯其為傳國璽上之○慎按秦始皇之璽一曰皇帝壽昌一曰既壽永昌已傳疑有二矣至朱梁亡入

于後唐又唐主存勗謀即位魏州僧以傳國璽獻遂即位則後唐之璽蓋有二也璽既有二則必有一屬矣是以今日既曰與潞王從珂同焚于洛陽之玄武樓矣而他日段義又得之以為宋哲宗獻今日既曰入金與金哀宗同焚于蔡州之幽蘭軒矣而程朝宗又得之以為宋寧宗獻若果屬而酷肖則宋徽宗正銜名受欺者又何疑其檢無螭角無缺却之不用而別制定命寶邪贗跡在宋屢敗露矣而元之崔彧楊桓又何由得之寡婦貨物而獻之余意以為楊桓素工篆書即著六書統者必桓私刻之謀于崔彧而託名于碩德之妻無疑崔彧之意欲迎合皇太妃以翊戴成宗而為此眩耀俗目而定其位耶

按通典云秦得藍田白玉為璽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又按北

齊制傳國璽鳥篆書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

漢書注衛宏曰秦璽題是李斯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

○右二說不同

十國紀年晉開運末北戎犯闕少帝重貴遣其子延煦獻傳國璽于遼遼主訝其非真

宋哲宗元符元年五月咸陽民段義斲地得玉璽蔡京及講議玉璽官十三員奏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受命于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者石晉璽也則既壽永昌者秦璽可知○蔡京輩小人媚上不憚誣天而况于欺人乎縱使真是秦璽亦無道之物亡國之器豈舜之五瑞禹之玄圭乎噫宋之君臣可謂迷惑無識矣

南齊高祖性清儉上衣中有玉導上曰留此正是興長弊源卽命擊碎之玉導未知何物又按晉書馮遷追及桓玄玄拔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敢殺天下以此例之則玉導者玉簪或冠篋之類耳導擇也義取擢髮然自唐以後不聞其名

音律類

舜七始詠

漢書律曆志引古文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今文七始詠作在洽忽史繩祖據漢郊祀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而以今文在洽忽近於傳會以予考之此言聲律音詠是一類事但漢書注不注七始之義今之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舌喉唇之外有深喉淺喉二音此

即所謂七始詠詠即韻也汗簡隸古七始詠夾始蓋古文七作
秦秦與夾相近而誤尤可驗史氏之說為是由此言之切韻之
法自舜世已然不起于西域胡僧又可知予特表出之孟康云
七始者
天地四時人也此
說乃意料之言

尺八

簫管之制六孔旁一孔加竹膜焉足黃鍾一均聲或謂之尺八
管容齋隨筆引逸史及孫夷中仙隱傳呂才傳皆有尺八事又
醉鄉日月唐人酒令云遠望漁舟不濶尺八憑闌一吐已覺空
喉

丹鉛總錄卷之七終

丹鉛總錄卷之八

博南山人升菴楊慎用脩著集

滇南心泉梁佐應合校刊

物用類

義嘴笛

容齋四筆載人物以義為名如義士義帝之類甚多器物在首曰
義髻在衣曰義欄義領奇矣予觀樂書有義嘴笛謂笛外更安嘴
也抑又奇矣

不借軍持

陸放翁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不借草鞋也言其價賤不須
借也古今注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漢時已有此名矣軍持淨瓶



也出佛經賈島送僧詩云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江裏沒寒流

蜀牋川筆川墨

蜀牋自唐已名天下予脩蜀藝文有蜀牋譜一篇近觀龍川集陳同甫與朱元晦書云川筆十枝川墨一挺蜀人以為絕品則蜀人之筆墨在宋以為絕品不知何時降為眉州大邑之濫惡耳

自相矛盾

今人謂言不相副曰自相矛盾然用之不差而問之不知也按尸子云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今之稱自相矛盾本此

殷輅

論語乘殷之輅其後秦始皇關三代之車獨取殷制按南史齊志殷有瑞因乘鈎而制車因桑根而為色古所謂器車也一曰桑根車一曰金根車

先路次路

楚辭來吾導夫先路先路車名郊特牲先路三就左傳鄭賜子展先路子產次路

鼓舞木熙

淮南子云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倚那動容轉曲便婿擬神身若秋葍被風髮若結旌馳駐駛若鷺木熙者舉梧擯據勾柱授豐條舞扶疎龍從鳥集搏接攫肆茂蒙踊躍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彼乃始徐行微笑披衣脩擢夫鼓舞者非桑

縱木熙者非眇勁淹清漸摩使之然也此文寫得入神文選舞賦遠不及也鼓舞今之盤鼓者木熙今之上高竿者如此下字後之文人亦罕及

朱鷺

古樂府有朱鷺曲解云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又云朱鷺呪鼓飛於雲末徐陵詩有鳧鍾鷺鼓之句宋之問詩稍看朱鷺轉尚識紫駟驕皆用此事蓋鷺色本白漢初有朱鷺之瑞故以鷺形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也梁元帝放生池碑云玄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於漢后與朱鷺飛雲末事相叶可以互證補樂府解題之缺

重較說

詩律風淇澳篇曰猗重較兮毛萑又曰重較卿士之車孔穎達曰倚此重較之車實稱其德也周禮但與人云較兩轆上出軾者今之平隔也詩話云車廣六尺四寸深四尺軾去輿高三尺三寸較去式又高二尺二寸較式通高五尺五寸蓋古人乘車之乘非如今人之坐也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列女傳曰立輜無輈是其明證故乘車平常則憑較若慮為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較在式上若兩較然故曰重較轆是兩邊植木較橫轆上轆兩而較一說文車轆上曲銅也蓋較在軾上恐其墜故以曲銅關之古謂較為車耳古諺云仕宦不止車生耳三國志吳童謠云黃金車班蘭耳闔闔門見天子符曲銅之說矣後漢輿服志金薄繆龍為輿倚較徐廣曰繆交錯之形崔豹古今注文武車

耳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又曰重較在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曰重較考工記曰參分式圖去一以爲較圖參分較圖去一以爲軹圖林希逸曰較小於式軹又小於較說文較本作較從車交聲古車制與今不同重較之義故晦茲不厭詳引耳

簠簋豆鋪

博古圖簠簋豆鋪同爲一類簠盛加膳簋盛常膳豆盛水土之品實滯物之器也禮必從豆以禮之不可廢也豐必從豆以時之不可緩也戲必從豆以交際之不可忘也鋪亦古器名有公劉鋪有天君養鋪形亦如簠但簠方而鋪圓耳漢門有鋪首正象其形乃鋪陳之義又按鋪字從金宮門銅環所謂金鋪也其制不始于漢三代以來有之或以葦索或以螺蚌或以金銅各

隨其所王之德今俗歲節以葦索門亦古意也佛經金摩竭魚裝飾門柱亦金鋪之象

苜蓿

梁崔祖思政事疏曰劉備取帳構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遺女皂帳婢十人東阿王婦以綉衣賜死宋武帝節儉過人張妃房帳碧綃蚊幃三齊苜蓿五盞盤桃花米飯祖思所引二君事皆本史所不載者又苜蓿不知何物字書亦無苜蓿字

銀蒜

歐陽六一放玉臺體詩銀蒜鉤簾宛地番東坡哨遍詞聒起畫堂銀蒜珠幙雲垂地蔣捷白苧詞早是東風作惡旋安排一雙蒜鎮羅幙銀蒜蓋鑄銀爲蒜形以押簾也元經世大典親王納

妃公主下降皆有銀蒜簾押幾百雙

菱紙

謝康樂山居賦剥菱巖椒自注言菱皮可以為紙顧文薦負暄雜錄云扶桑國出菱皮紙

隱囊

晉以後士大夫尚清談喜宴佚始作麈尾隱囊之製今不可見而其名後學亦罕知顏氏家訓云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檝憑班絲隱囊王右丞詩不學城東遊俠兒隱囊紗帽坐談棊

勾陳

虞虛呂切飛虞天上神獸鹿頭龍身即勾陳也說文鍾鼓之拊飾為猛獸釋名橫曰枸縱曰虛不

酒帘

韓非子宋人有酤酒者懸幟比高幟謂之帘帘謂之酒旗唐韻帘字注當云酒家懸幟豈不雅乎乃云酒家望子俚甚可笑

鍍壞

鍍音滅以鏤金飾馬首又曰鍍質金文曰鍍也西京賦金鍍鏤錫馬融廣成頌金鍍玉環詩云鈎膺鏤錫國語曰懷纓挾環皆指此今名馬鞍曰鍍銀事件當用此鍍字或作鍍非佛經况有語他書罕用此婦飾曰環收生活當用此環字俗作相非

棊鷄

馬融圍棋賦橫行陣亂兮敵心駭惶迫兼棊鷄兮頗棄其裝鷄

音義與岳同棊心并四面各據中一子謂之五岳言不可動搖也今謂之勢子而中心一子多不下蓋古法與今少異

鳳舩

博雅舩縮舟也舩音墨隋志有龍舟鳳舩

鳳盃

唐碑文瓦釜之於黃鍾饗鼎之於鳳盃器名見博古圖

朱萬初墨

虞文靖又稱朱萬初之墨沉着而無留蹟輕清而有餘潤其品在郭北父子間

古制墨法

古墨法云烟細膠新杵熟蒸勻色不染手光可射人造墨惟膠為難古之妙工皆自製膠膠法取新解牛革及筋全用之牛革取其厚處連膚及毛皆割不用入冷成膠即以和烟若冷定重化則已非新矣今之膠材皆牛革之棄餘故雖號廣膠去古膠法猶遠無恠乎墨品之下也徽墨今名第一者上比潘谷蔡瑄中間猶容十許人况李廷珪乎

盪櫛

郭知玄朱箋集韻序銀鈎劍閣亥豕成群盪櫛行披魯魚盈貫盪如周禮蕩謂竹也櫛札也釋名曰札櫛也編次如櫛之密也其用事頗僻詳著之

灰釘

李商隱露布飛走之期既絕灰釘之望斯窮宋人小說謂灰釘

用杜篤論都賦燔康居灰珍竒椎鳴鏑釘鹿蠡近燕泉何子元
餘冬緒錄中證其非謂是曹爽在獄中乞棺釘與灰于司馬懿
事其事本不僻也余又考梁書徐勉上疏請禁喪家速殯云屬
纒才畢灰釘已具陳書陳霸先九錫文杖酉震懼遽請灰釘以
二條證之尤足破宋人之謬說

寄生

齊高帝紀時軍容寡闕乃編穰皮為馬具裝折竹為寄生又東
昏侯紀馬被銀蓮具裝鎧雜羽孔翠寄生寄生不知為何物也

左傳正直

左傳解詩好是正直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正直二器名正射
鵠也射禮用之直曲尺也梓人用之二字之形即象二器

積竹

周禮注受以積竹八觚建于兵車說文秘櫜也毛詩竹秘考工
記秦無廬史棘矜注皆以積竹釋之徐鉉說文注曰積竹謂削
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功即今之積竹法也

乘石

今之上馬臺古之乘石也周禮隸僕下士二人王行洗乘石鄭
司農注云登上車之石也詩有何斯之石履之甲兮乘車之得履
石惟王為然王行洗乘石致其潔也淮南子之周公履乘石尸
子周公踐東宮履乘石唐王起洗乘石賦承玉趾以增麗拂襄
衣而更妍洗列周經履合詩雅

鈞金束矢

淮南子汜論訓下篇云齊桓公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有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公而不勝者出一束箭其後劉歆妄竄入周官以為周公之法宋文公乃誤信之取以解易金矢之象焉有周公之世而預知王莽之法乎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晉孟嘉論樂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或問其故曰漸近自然此語殊有鑒別古者登歌下管與聲在上貴人聲也謂之登歌匏竹在下謂之下管即是此意晉人清曠高爽故其語意暗與古合

盃字解

盃盛五味之器也從禾者蓋取一和之義耳言其器則曰其口以盛物者皆皿也中而不盈則為盃而多得則為盈合而口歛則為盃白水以澡則為盥

古鏡銘

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鉛錫清如明左龍右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順陰陽東坡曰清如明如者而也若左傳星隕如雨之例又一面云上方作鑑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壽如金石佳且好又賴氏頓氏一鏡銘曰鳳皇雙瓊瑤裝陰陽合為配日月常相對又六花水浮鑑銘曰上方作鑑宜侯王左龍右虎掌四旁朱雀玄武和陰陽孫具備屬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又十二辰鑑銘曰名言之如自有紀鍊冶銅錫去其滓辟除不祥宜吉末長保二親利孫如字衆樂典祀壽比金

方西王母又一鏡銘曰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宜官秩
保子母又一鏡銘曰尚方作鏡四七服多保國家人民息胡虜
殄滅天下復風雨時節五穀熟長二親子孫力傳吉後世樂
無極又四時鑑春夏秋冬作皆用鼎文篆特異并附見之

刺閤

梁戴高從軍行云長安夜刺閤胡剛犯銅鞮刺閤夜有急報投
刺於宮門也南史陳文帝每夜刺閤取外事分判者前相續勅
鷄人伺漏傳籤於殿中令投籤於階石上蹒然有聲隋煬帝詩
投籤初報曉隨時此制猶存也

扁舟本作鱗舟

或問予詩人多用扁舟何處為始按南史天淵地新製鱗魚
舟形甚狹故小舟稱扁舟六朝詩惟王由禮有扁舟夜向江頭
泊之句至唐人則多用之

木夾

唐僖宗乾符六年嶺南節度使率譙遣徐雲虔使于南詔南詔
驃信待雲虔甚厚授以木夾遣還通鑑釋文及綱目集覽皆不
解木夾之義予按宣和書譜云章孝規嘗為路魯瞻書雲南木
夾木夾彼方所謂木契蠻夷之俗古禮未廢故其往復移文猶
馳木夾其詞畧曰萬里離南一朝至北開緘捧讀獎飾過多蓋
其結信邊鄙使之不敢犯義者理固如是耳

角制所始

宋韋禹錫道州鼓角樓記云鼓角之制其來遠矣肇帝之御宇

戰蚩尤於涿野克壯乎虎旅取象乎龍吟爾後始備于鹵簿稷嗣定于雅樂前征烏蠻之國遂寢于堯勒之曲後分熊軾之寄乃限于天驕之奏故有屹襄湖之峻雉啟雲構之飛譙三吹之調切深七萃之師咸肅丕顯乎威武底寧乎邊鄙則知聖人備物制用其利博哉近世胡祭酒儼云畫角之曲曹子建所作其詞云爲君難爲臣難難又難其說甚新然不著出處諸書亦不見其事按陳氏樂書文獻通考事物紀原最爲博引亦不載其事韋禹錫此記偏徵鼓角前事可謂無遺曹植名人豈應遺漏胡氏此說似爲無稽恐出俗口不載典冊未可據也如近世傳雙陸爲子建制予亦疑之及閱洪邁雙陸譜云世傳爲曹植制非乃知典冊所不收者皆俗傳之妄耳

金題玉躐

海岳書史云隋唐藏書皆金題玉躐錦罽繡橈金題押頭也玉躐軸心也罽卷首帖綾又謂之玉池又謂之罽有毬路錦罽有樓臺錦罽有樗蒲錦罽有引首二色者曰雙引首標外加竹界而打橈其覆首曰標橈法帖譜系曰大觀帖用皂鸞鵲錦標橈是也卷之袞簽曰檢又曰排漢書武紀金泥玉檢注檢一曰燕尾今世書帖簽後漢公孫瓚傳皂囊施檢注今俗謂之排此皆藏書畫職裝潢所當知也

方麪

北史楊愔傳以方麪障面讀者不解方麪爲何語按說文作籒蠶薄也通作曲禮記曰薄漢書周勃傳織薄曲爲業方言薄謂

之曲此云方麴障面蓋竹織方扇也

孟光舉案

中丞劉東阜遠夫與予遊浣溪酒中問予曰張平子詩青玉案
是何物也予曰宋林少穎云案古碗字也青玉盤也南京人謂
傳碗曰案酒此可以證又孟光舉案恒與齊眉亦言進食舉碗
若是案卓何能高舉東阜深為首肯而戲曰孟光力能舉白案
卓舉亦不難但梁鴻必須踊躍而食矣時謝猶齊侍御王玉壘
揚方洲兩太史在座皆大笑無幾時東阜奄遊追憶昔遊為書
之亦東坡錄文與可戲語意也

秦子符子

秦子曰玉壺必求其所以盛于將必求其所以斷無盛之危雖赤

瓊碧璫無貴也不斷之劍雖含影承光無取也符子曰太公治
釣於隱溪蹠而隱崖不餌而釣仰味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
石皆若白其跣觸崖若踞○二子之姓名人罕知况見其書乎
馬摠意林亦不載今錄其二條亦其一變也

符子名朗東晉人見隋藝文志秦子

名善見庾仲容子抄

簪道與餘錄一條相出入

簪道案釋名云簪建也所以建冠於髮也一曰笄笄繫也所以
拘冠使不墜也導所以導櫛髮使入巾幘之裏也今依周禮天
子以玉屏而導亦如之又史記曰平原君誇楚為玳瑁簪班固
與弟書云今遺仲升以黑犀簪士燮集云遣功曹使貢皇太子
通天犀道故知天子獨得用玉降此通用玳瑁及犀今並准是

唯并用白牙筭導焉

斗斛大小

歷代斗斛大小不同左傳疏云魏齊斗秤於古二而為一周隋斗秤於古三而為一

象經

世傳象碁為周武帝製按後周書天和四年帝製象經成殿上集百寮講說隋經籍志象經一卷周武帝撰有王褒注王裕注何妥注又有象經發題義又據小說周武帝象經有日月星辰之象意者以兵機孤虛衝破寓於局間决非今之象戲車馬之類也若如今之象戲芸夫牧豎俄頃可解豈煩文人之注百寮之講哉

大赤

易說卦廣八卦之象為大赤按明堂位商之大白周之大赤皆旂名也左傳分康叔以少帛旂為大赤注云大赤通帛周禮象路建大赤以朝木路建大麾以田

京房沈重衍律

漢京房衍十二律為六十律有法滅執始之名梁沈重又衍六十律為三百六十有阿衡歸仁之目可謂續鳧之頸畫蛇之足二子以之

私鑿

推鑿者唐于晉州開成三年罷之宋律白鑿出晉汾州坊州綠鑿出磁州隰州各置官典護戶有馱錢陳止齋曰私鑿之禁為

契丹北漢設也本朝不設禁官亦無禁禁大明律私禁一條當時修者失于刪除耳

朱子玄牝解

牝只是木孔承筍能受的物事如今門櫪謂之牝鑿則謂之牝鑿管便是牝鑿鬚便是牝雌雄謂之牝牝可見玄牝者謂是至妙之牝不是那一様底牝

簡牘

莊子曰小夫知之不離苞苴竿牘注云苞苴以遺竿牘以問竿音干即簡牘也以竹曰竿又曰簡以木曰牘又曰札說文牘書板也古者與朋儕往來以板代書帖故從片曰牋曰牒皆此意也說文作箋表識書也後轉作牋亦是用竹為箋用木為牋也

紙亦曰箋紙不忘其本也牒說文曰牒札也徐鉉曰議政未定短札謠諑曰牒增韻官府移文曰牒說文札牒也釋名札櫛也縮之如櫛齒相比也郭知玄集韻序銀鈎一啓亥豕成群籒籒行披魯魚盈隊蓋以札為櫛也其云籒籒周禮所謂英籒輔節亦竹簡之謂也司馬相如傳令尚書給筆札注木簡之薄小者時未用紙故結札以書中庸曰布在方策方板也以木為之策簡也以竹為之至秦漢以下以絹素書字漢文帝集上書囊以為帷書囊如今文書封套一曰書帶鄭玄庭下生草如書帶是也又曰書袋海中有魚形如書袋相傳秦始皇更遺書袋於海所化是也漢世書札相遺或以絹素疊成雙魚之形古詩云尺素如霜雪疊成雙鯉魚要知心中裏事看取腹中書是其明證也

故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鯉魚之句指此昧者不知即以爲水中鯉魚能寄書可笑○李太白集有桃竹書筒元微之以竹爲詩筒寄白樂天亦莊子之所謂竿也

車子鈞

張志和漁父曲車子鈞掀頭船樂在風波不用仙唐譚用之詩云碧玉蜉蝣迎客酒黃金較輓釣魚車又云翩翩蠻榼薰晴浦較輓魚車響鈞船是其事也宋史洞庭湖賊楊么四輪激水船行如飛今失其制

罟獲陷窞

罟獲以罟爲獲而掛之陷窞爲窞如井以陷罟獲以爲罟獲今之扣網也陷窞以陷墜禽獸今之賺坑也

車展

子夏易傳曰輶車下伏兔也今人謂之車展形如伏兔以繩縛于軸故車下縛曰輶

荀綽兖州記曰閭丘冲好音樂侍婢不釋管絃出入乘四望車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非作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爲風流之冠也

莊子說庖丁解牛處云奏刀騞然莫不中音中音者鼓刀之音節合拍也刀聲亦合樂府之板眼俗諺所謂打出个令兒來也乃知天地間物無非樂也賈人之鐸諧黃鍾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至于牧童之吹葉閨婦之鳴砧無不比於音者樂何曾亡也哉

孔穎達曰監與蠱字異義同左傳皿蟲為蠱是亦不攻年不堅
緻之謂也史記器不苦窳儀禮功沾荀子問楛者勿告也則苦
沾楛皆同監義

古墨惟以松烟為之曹子建詩墨出青松烟筆出狡兔翰唐詩
輕翰染松烟東坡詩徂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小說載王方翼
燎松丸墨富家聞見錄云唐李超易水人與子廷珪亡至歙州
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仇池筆記真松煤遠烟自有龍麝
氣世之嗜者如滕達蘇浩然呂行甫暇日晴暖研墨水數合弄
筆之餘乃啜飲之又云三衢蔡珣自烟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
和劑有法甚黑而光近世稱徽墨率用桐油烟既非古法墨成
亦用漆為衣始光東坡云光而不黑索然無神氣亦復安用殆

此等耶予得墨法於異人祇用煙膠成即光如漆名之曰一品
玄霜殆不虛也

古算法與今不同筭器亦不同算法之異見孫子筭經猶可考
見筭器則不可見矣漢書律歷志云算法用竹徑十分長六寸
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所以為算法之用也三禮圖
有六觚算法形如六角米箕又有方圓算法形圓中方方為四
畧餘圓為四觚沈存中謂算法用赤籌黑籌以別正副之數詳
此亦見其槩矣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吹律以南風
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敗藝之精也通乎天人今之藝師有此

乎師開事
見晏子

東觀漢記今日歲首謂上雅壽雅酒聞也魏文帝典論荊州牧
劉表子弟以酒器名三爵上者曰伯雅中者曰中雅小者曰季
雅隱窟雜誌宋時閬州有三雅池古有脩此池得三銅器狀如
酒杯各有篆文曰伯雅仲雅季雅當時雖以名池而不知為劉
表物也廣韻盃字注云酒器盃即雅字也吳均詩聊傾三雅卮
今人語曰雅量使人送酒曰雅酒蓋本此云

正部云淮南浮偽而多恢太玄幽虛而少效法言雜錯而無主
新書繁文而鮮用亦確論也

王子玉璠而玼玼諸侯盃璠而璠玼此古禮之言毛萇引之以
釋詩也

丹鉛總錄卷之八終

丹鉛總錄卷之九

人事類

孔子沐浴而朝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於君而擅興甲兵
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
語皆未知此理也岳飛承金牌之召或勸之勿班師飛曰此乃
飛反非檜反也其從容君臣之義雖聖人不過是也

改元

古者天子諸侯繼立踰年而始稱元年終一主為一元未有一
主而再稱元者也漢文帝信新垣平之言再稱後元自後武帝

更十數紀元歷代皆然俗諺有亂主年年改號窮士日日更名之譏然予觀長曆云秦惠文十四年更爲元年則其謬不始于漢文矣又晉惠大安二年長沙王又事敗成都王頴改年爲永興是一歲而二號齊鬱林王改元隆昌海陵王改元延興明帝改元建武是一歲而三號史冊書法混淆俗諺云亂誠是也然則本朝之制豈不度越漢唐哉

騎兵

古者以馬駕車秦晉韓原之戰惠公乘小駟昭公元年晉荀吳敗狄于九鹵始毀車崇卒而單騎自此始至六國特則盡然矣蘇秦所謂車千乘騎萬匹是也鄭玄解周禮大司馬師帥執提鼓云提謂馬上鼓程伊川解易乘馬班如爲人馬異處皆謂單騎如今制非也文王周公之世何嘗有單騎之說乎或問六韜有騎戰子何言古無單騎曰六韜僞文非太公著古亦未有無車而乘馬者易曰舍車而徒杜牧之注孫子曰黃帝險于蚩尤以中夏車徒制夷虜騎士此乃弧矢之利也牧之此言必有所據乃知騎兵出于夷狄至趙武靈王令國中胡服騎射其事始入中國耳

女樂本于巫覡

女樂之興本由巫覡周禮所謂以神仕者在男曰巫在女曰覡巫咸在上古已有之汲冢周書所謂神巫用國觀楚辭九歌所言巫以歌舞悅神其衣被情態與今借儂何異伊尹書云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巫山神女之事流傳至今蓋有

以也晉夏統傳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稚麗歌舞輕徊其解佩褫紳不待低帷昵枕矣其感人又豈下於陽阿北里哉

女史

唐尚書郎入直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縹為之給帷帳通中枕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香囊護衣服唐詩春風侍女護朝衣又侍女新添五夜香韓退之紅桃花詩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即宿禁中皆指此也

棗昏

宋人書啓自叙云性本棗昏質惟木訥按范曄香序云棗昏昏蒙甲前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

漁樵

有瀛海之涉人晤崑崙之水客各陳風土并其物色海人曰橫海有魚厥大不知其幾何額若三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穿星漢而無杪旁蔭八寅而交陰齊諧氏曰微爾漁暨樵邈矣其猶不見吾國之大人合山海于一鉤折木為策短不可杖釣魚為泔不足充餽餼海人倪麋山客膠頤齊諧忽而去矣夷堅聞而志之

余醉中題漁樵問對圖濤志于此

隱居不當談時事

古之耕莘築巖釣渭者其於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而訪其賢否也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今有廢居而口談時事謂之留心世故不過奔競而已

隨駕隱士時務道學由此其選也

鄉里夫妻

俗語云鄉里夫妻步步相隨言鄉不離里如夫不離妻也古人稱妻曰鄉里沈約山陰柳家女詩曰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南史張彪傳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姚令威曰會稽人曰家其義同也見西溪叢語

橘黃

唐李伯珣與醫帖云白金一挺奉納以備橘黃之需始不曉所謂及觀續世說有枇杷黃醫者忙橘子黃醫者藏乃知時使然

耳宋陳郁藏一話腹

象山

象山云涵養是主翁省察是奴僕非專主涵養而盡去省察也但有緩急之別如程子所云志為元帥氣為卒徒豈專持志而暴氣哉

賕賄

宋之盛時有位干朝者以餽遺及門為辱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京為羞及其季代中葉秕政孽鄉則端揆以賕賄為論思臺諫以珠玩為獻納或以金珠而充脯醢或以契券而為詩文甚者如倪僕僮妹于侂冑而得府蘇師旦獻妻于侂冑而入閣噫黑頭宰相紅鉛夫人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

香與墨同關紐

邵菴又與朱萬初帖云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之久佳品

乏絕人為取老松柏之根枝葉實共搗治之斫風防羸和之每
焚一九亦足助清苦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致石
鼎清晝香空齋蕭寒遂為一日之借良可喜也萬初本墨妙又
兼香癖蓋墨之與香同關紐亦猶書之與畫謎之與禪也

蠱瘴

周禮土訓掌道地圖道地慝鄭玄曰地慝若瘴蠱賈公彥云瘴
即瘴氣蠱即蠱毒人所為也國語晉靜女德以仗蠱慝

陶淵明語

癡人前不可說夢達人前不可言命宋人就月錄以為陶淵明
之言不知何據

音辭

顏之推音辭篇略云九州之人言語不同自春秋標齊言之傳
離騷有楚詞之經蓋其較明之初也南方水上和柔其音清舉
而切實其失在浮淺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訛鈍其得在
質直然冠冕君子南方為優閭里小人北方為愈此其大較也
若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辨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
野終日難分蓋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蔽不可具論其謬
又曰凡當為所榮切今俗不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又曰
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為矩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謀於臺上
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
矩必不同呼此為知音矣又曰焉字鳥名或云語詞洪要用字
苑始分其別若訓為何訓為安當音於愆反焉於焉逍遙於焉

嘉客焉用佞焉使不反是也若送句及助辭當音矣音故稱龍焉故稱血焉有民人焉有杜穆焉託始焉爾晉鄭焉依是也
其寢如後人之卧護秉羽如後世之揮塵是二事非一事也或曰楚地炎酷晝寢而使人揮扇亦通

欄柄

張無垢云欄柄入手則開導之際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途同歸今之講理學者悉用此語而亦自不知其出也

酒令手勢

五代史史弘肇與蘇逢吉飲酒酒令作手勢按唐人酒令曰亞其虎膺謂手掌曲其松根謂指節以蹲鴟聞虎膺之下蹲鴟大指也以鈎戟差玉柱之傍鈎戟頭指玉柱中指也潛虬濶玉柱三分潛虬無名指也奇兵濶潛虬一寸奇兵小指也死其三洛謂彈其腕也生其五峯通呼五指也謂之招手令其亦手勢之類與然以將相大臣而為此態甚於側弁起舞矣二人罹禍不亦宜乎

將牢

晉載記後秦諸將謂姚萇曰若值魏武王不令符登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魏武王乃姚襄將牢猶俗言把穩五代史莊宗紀亦有持牢之語

軍中有女子

容齋隨筆記軍中有女子數事皆指一人耳按商子兵守篇云

壯女爲一軍使盛食召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爲險阻及耕格阱發梁徹屋以從從之不洽而燬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又舊唐書云藩鎮相距用兵年久女子皆可爲孫吳是全隊用女子不止如孫武之教習殿廷而已容齋胡不引此耶

管商論金粟

管子曰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皆受曰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鎰金程諸侯山東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鎰金商子曰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外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盈國強管商皆功利之流故其術以先後若合符然其文亦不易及也

三農

周禮三農有兩訓先鄭云山農澤農平地農也後鄭云原與隰及平地余謂先鄭之說爲是山農南方之刀耕火種巴蜀之雷鳴田也澤農廣東之葑田雲南之海解諺所謂岸水插秧乘船割穀者也若原隰平地只可言中原不可該邊甸也

嗥歸

史記漢高祖紀爲亭長告歸之田韋昭音告語之告師古音古篤切如禮記出必告之例服虔音嗥呼之嗥按東觀漢記田邑傳邑年三十歷鄉大夫號霸歸厭事少所嗜欲嗥與號同古者當有此音又左傳魯人之嗥說文禮祝曰嗥皆可互證書之以

廣異聞

晦菴僻論

東坡與伊川以戲語相失門人遂分川洛之黨非二公意也朱子學程之學而黨意猶不忘故其毀詬東坡於無過中求其有過甚至有云寧取荆公不用蘇氏吁可怪哉予嘗以此事語人譬如唐高宗王后與蕭氏爭寵乃進武昭儀以間之若使荆公嚮魂九原尚在必將貽骨碎之禍於朱矣晦菴得無噬臍於地下乎

儒梟

後漢書董仲舒智為儒梟三國志魏諷有感衆才二人其何如人哉文子所謂徂學以擬聖蓋千誣以脇衆莊子云使一世之人吞聲而陽服之然非心服也然則少正郊之流何代無之孟子曰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中心悅而誠服也世固有服而不誠者蓋儒梟之流耳

宋人議論不公不明

弘治中餘杭有周德恭評王安石為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靈為一人者也安石之姦邪合莽操懿温為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予嘗謂王安石之為相大類商鞅之進由閹人景監安石之得君由宦者藍元震商鞅設誹謗之禁而安石置邏卒之察鞅力排甘龍杜摯之議安石力戰言新法之人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安石嘗有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能令人必行是其本相盡露矣先姦後姦其揆一

也朱子以安石為名臣與司馬公並列審如此商鞅亦當與孟子齊名矣程子謂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此言亦非譬如醉者酗酒擊人醒者必羣起力救不能止醉之酗而反罪醒之救可乎諺云無柰冬瓜何捉着瓠子磨其言雖俚其事實類也此言一出遂為後日調停張本陸象山作王安石祠堂記全祖此意終宋之世安石父子配享孔廟而無人公言至理宗獨見乃黜去之以此等議論有以入之深也安石之誤國生遇孔子必膺少正郊之誅而其死也公享之於廟庭私祠之於州縣是宋人之議論不公不明舉世皆迷且邪矣宋人迷邪今世猶壘可乎不可因程朱之言而貴此古今第一小人也○季氏富於周公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此聖門之公案亦可曰冉求聚斂孔子諸子激成之乎

兩癡人

唐鄭璠在嶺南象江得恠石絀水去聲而平理彈之有好聲輦歸滎陽費錢六十萬宋滎洛道管以錢三百萬買虞世南夫子廟初刻碑或談此二事有應聲曰這兩箇痴人好一棒打殺何不買百方上水田九品入流官乎

不嫁惜娉婷

杜子美詩不嫁惜娉婷此句有妙理讀者忽之耳陳后山衍之云當年不嫁惜娉婷。施朱傅粉學後生。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着眼未分明。深得其解矣蓋士之仕也猶父之嫁也士不可輕于從仕女不可輕于許人也着眼未分明相知之不深也古之

后山詩題目放歌行此兩首而誤聯為一者

人有相知之深審而始出以成其功者伊尹孔明是也有相知不深確乎不出以全其名者嚴光蘇雲卿是也有相知不深闔然以出身名俱失者劉歆荀彧是也白樂天詩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亦予美之意乎

漢文帝重農

農者天下之本文帝二年正月親耕藉田之詔見之農天下之大本又於是年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見之農天下之本又於十三年六月除田之租稅見之可謂三致意於農矣二年正月而賜天下田租之半十二年三月而賜農民今年半租十三年六月而除田之租稅除者求除之也始也再賜半租於是遂除之非帝之躬儉國有餘蓄能若是乎帝之言曰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無以異也夫其本其重在農則其末其輕在商賈矣文帝之致民殷富者知本末也三代而後一人而已抑農者天下之本一言必占田峻之書疇官之典有之故三見於文帝之詔四見於景帝後三年之詔五見於武帝元鼎六年之詔成帝陽朔四年之詔則曰劭農明帝永平四年之詔則曰祈農章帝元和元年之詔則曰急耕稼致耒耜至昭烈入蜀倥偬戎馬而首立督農之官漢氏重農彷彿周人皆文帝之家法也愚嘗因是論之漢所用夏人貢法也如龍子之言貢法信不善矣然此言論法也非論人也以禹啓為君臯益為臣有使民矜矜然之事乎漢文帝能賜民田租禹啓豈在漢文之後乎宋王安石行新法害民極君子在州縣寬之一分民受賜一

分臯益豈不宋代州縣之臣乎意者賜租之法三代之遺文帝去古未遠倣而行之未可知也孟子引龍子之言必欲滕君復井田是時也壞未及半猶可復焉至秦開阡陌已久雖孟子復生亦必因時立法不為此論矣後之欲復井田者必迂儒曲士也有愛民之心若文帝可也

小司馬索隱注誤

司馬遷既論商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承禎蓋未嘗見之妄為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政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由是觀之鞅之術無他獨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之言信不誣乎

侍中執虎子

蘇則與吉茂同隱于太白山後則為侍中侍中親省起居故謂之執虎子茂見則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誠不能效汝蹇蹇鹿車驅按漢世有諺語云仕宦不止車生耳謂重較也吉茂反語以戲蘇則謂不得坐重較車而反執虎子也則亦為韻語以答茂驅叶音上聲與汝為韻云

宋主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之所遺者有二事其一直宗

臨揚礪之喪降輦步帛重其清介也其二富弼母卒仁宗為之
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主不過此也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
南宋之待秦檜侂冑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湯子之交狎
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豈曰榮遇美事乎書之祇辱

容頭過身

漢書虞詡疏公卿異懦容頭過身蓋以猶犬喻之凡猶犬鑽穴
頭可容身即過矣

隱民

春秋左傳隱民皆取食焉國語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隱民貧
民也詩曰如有隱憂古字般與隱同

符子

符子曰周人有製重裘而好者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
皮欲為少牢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果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
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製一裘五年不具一牢
何則周人之謀失之矣古諺有之築舍道傍三年不成雖則不
成遲猶有望也若夫休官而謀於子納妾而謀於妻欲用孔子
而謀於晏嬰與子西欲成其謀得乎

齊民要術

九流有農陌書經籍志所載農家凡十數種傳于今者惟齊民

要術其所引多古書奇字今略載其二一如劉鳥更切開荒田

之萊無音切玉篇亦無此字其云鏽鐵齒一感切耕故
切糲糲熟耕糲下蠶胡濇切笨奔去聲魚方九切魚勝銷烏驛項
擾也糲以為良瓜蟲也笨笨去聲魚魚引食經銷切恣

意飽食脯奴感切 醉起麩也 餽餉無音切 稷音粒 糗音粒 糗音粒 糗音粒

亦不餽脯脯炙也 或不得其音或不得其義文士猶囁之况民

間其可用乎

敗棊有勝著

尹德毅之說蕭登龍敏之獻策潞王從珂魏思温之謀策李敬業皆奇謀也諺云敗棊有勝著惜乎當局者迷耳

東坡與佛印戲語

東坡問佛印曰鑊湯獄圖如何不畫和尚佛印曰人間怕閻羅閻羅怕和尚翁曰怕你甚麼對曰若使閻羅有犯亦要和尚懺除坡大笑曰好說好說此言雖戲至理存焉亦可謂嬉笑之答

鍼矣

韓文公汴州亂詩白樂天哀二良文為宣武軍司馬陸長源作也及考他史籍則長源酷刑以威驕兵御之已失其道矣又裁軍中厚賞高在鹽直曰我不同河北賊以錢物買健兒旌節所委任從事楊儀孟叔度浮薄不檢常戲入軍營調弄婦女自稱孟郎三軍怨怒遂執長源并楊孟殺之由是論之是長源有以取之何異於雲南之張乾陀揚州之呂用之哉大雅先人福之所聚小智自私藏怨之府長源之謂乎

諺曰慈不掌兵義不主財君子曰惟慈掌兵惟義主財論語曰仁者必有勇非慈何以掌兵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非義何以主財不慈掌兵賊也不義主財盜也

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不見于書惟唐沈佺期燕詩云不如黃

雀語能免治長灾白樂天烏鶴贈荅詩序云余非治長不能通其意似實有其事或在亡逸書中如衝波傳魯定公記之類今無所於考耳

曹操幼子蒼舒死求邙原死女合葬史以為譏余觀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嫁殤死人則此俗古已有之今民間猶有行焉而無禁也

周禮秋官有屋誅之文鄭玄注曰夷三族也古者罪人不孥豈有夷三族著之令典古者屋誅蓋漢人下蚕室之類耳鄭玄著儒曲見誤天下而陷人主得罪名教大矣

丹鉛總錄卷之九終

丹鉛總錄卷之十

人品類

別號

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注云秦處士之號史記索隱云甘茂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范蠡去越自稱鴟夷子此固後人別號之所昉乎

君苗

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字此言何謂也按文選注呂安字仲悌又應瑒有與從弟君苗書則唐人所云者止謂史失其傳耳亦訓人不可不通文選也

王子喬

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吳州記云緱氏仙人庵者昔有王僑捷為武陽人為相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世以王僑為王子喬誤也又矣

兩莊躄

賈生弔屈原賦曰謂跣躄廉注楚之盜曰莊躄韓非子曰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躄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躄蓋在莊王時漢西南夷傳莊躄者楚莊王之裔也以其衆王滇去莊王時百年此又一莊躄也

秋胡妻

劉子女曰列女傳載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對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于古冶狗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於貞烈為伍有乖其實焉予按小說載劉伯玉妻聞其夫誦洛神賦遂投洛水而死名妬婦津事與秋胡相類秋胡妻可為貞烈則當祠於妬婦津以劉伯玉妻配享可也

彭祖

王逸楚辭注彭祖好知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司馬彪莊子注彭祖八百猶悔不壽短恨晚而嚙遠又曰彭祖餌雲母御女凡數十娶晚妻鄭氏妖淫敗道而死非壽終也東坡詩空飡雲母連山盡不見蟠桃結子時

太白子厚

杜詩語及太白處無慮十數篇而太白未嘗假借子美一語以此知子美傾倒太白至難曼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剷除異端則誠有功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世橫行闊視於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

東山李白

杜子美詩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東山李白好流俗本妄改作山東李白按樂史序李白集云白客遊天下以聲妓自隨效謝安石風流自號東山時人遂以東山李白稱之子美詩句正因其自號而稱之耳流俗不知而妄改近世作大明一統志遂以李白入山東人物類而引杜詩為證近於郢書燕說矣噫寡陋一至此哉

滕王

杜子美滕王亭子詩民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後人囚子美之詩注者遂謂滕王賢而有遺愛于民今郡志亦以滕王為名宦予考新舊唐書豈云元嬰為金州刺史驕佚失度太宗崩集官屬燕飲歌舞狎昵廝養巡省部內從民借狗求豎所過為害以丸彈人觀其走避則樂及遷洪州都督以貪聞高宗給麻二車助為錢緡小說又載其召屬管妻子官中而淫之其惡如此而少陵老子乃稱之所謂詩史者蓋亦不足信乎未有暴于金洪兩州而仁于閩州者也

大顛

韓文公與大顛書前人論之詳矣蘇東坡則力言其為偽朱晦

菴則力辨以爲真未有折其衷者予觀黃東發之說有云韓與大顛書東坡謂妄撰而晦翁載其全書以爲真愚平生讀其書真見其與韓文同蘇公學佛猶辨其爲僞而先生闢佛反指以爲真所不可曉况據韓文韓公止因祭神至海上曾與大顛語今請之者四書又亟以道爲望安有平日謂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而一旦求之亟如此使其既與習熟而少變其說尚近人情今未之曾見而先欲聞其道尤不可曉也愚按東發朱子之徒而其說如此天下之公言也又有一證人未之引李漢編輯韓文序謂收拾遺文無有失墜總其目七百篇今內集是也外集皆非公作而此書正在外集其爲妄撰尤灼然矣或曰晦翁必欲以大顛書爲韓之真何也予曰此殆難言也可以意喻昔歐陽公不以始倡古文許尹師曾評者謂如善奕者常留一著歐公之於尹師魯留一著也然則朱子之於韓公亦猶歐陽之於師魯乎不然朱子豈不知大顛書詞非韓公之筆東坡之言爲可信又豈不知外集非韓公文李漢之序可據耶

傳說

武丁以夢相傳說事著于書矣而世猶疑之曰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其旁求以象之肖也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爲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曰非也武丁嘗遜于荒野而後即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

焉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且
又商之俗質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
幾也劉禹錫之言曰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
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知餘難以神誣
商俗以訛引天而毆蓋亦意料之言也莊子載大公之事云文
王見一丈夫釣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
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
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
乎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
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
彼直以循斯頌也禹錫之言蓋本在予彼以武丁文王之用說
與望猶田單之妄用一男子爲軍師類乎聖人之神道設教以
幾成務而不使民知恐不如是也其所云夢賚者實帝感其恭
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
公同觀而非叔孫之踐妖漢文之啓侍矣鄭人夢鹿而得真鹿
心誠於得鹿也心誠於得鹿者非天理之公也而尚可以得况
誠於求賢而有不得者乎司馬彪莊子音義謂傳說生無父母
洪氏注楚辭謂說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爲成人無少長之漸
此兒童之言也固不必辨

八士考

周有八士馬融以爲成王時人劉向以爲宣王時人他無所考
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伯達史

佚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即伯適也則八士者南宮氏也以為成王時人近之尚書南宮之姓與汲冢書南宮之姓合伯達伯適與仲忽之名又合似是無疑聊筆之以論博古者

曹操欲用孔明

抱朴子曰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污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室基亦不妄矣按此則操嘗徵召孔明矣事不見于史當表出之嗚呼操之不屈孔明不殺關羽真有人君之度豈止雄于三國邪

岳武穆當稱忠武

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閑者流涕蘭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觀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當稱忠武為直

張俊張浚二人

張俊附秦檜而傾岳忠武者張浚庶漢人嘗稱飛忠孝人也及飛寃死後高宗納大學生程宏圖之奏昭雪光復浚與參贊陳俊卿悲感歎服浚為都督俊為樞密劉豫遣子麟姪覘合兵七

十萬犯淮西張浚聞之以書戒張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勤除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也此見章穎所著岳飛傳浚與俊豈可混為一人哉今之士夫例以傾岳為浚之短不知受誣千載如此陳白沙詩秦傾武穆因張浚蜀取劉璋病孔明蓋言二事皆涉厚誣也舉世懵然失于不考余故詳著以見賢者之不可厚誣考古之不可不精議論之不可輕立而益歎今人之不知學也

臯夔讀何書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折之曰臯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臯夔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兜孔光張禹豈不讀書邪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化益

世本云化益作非宋秉曰化益伯益也荀子成相篇傳禹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臯陶橫革直成為輔呂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真成橫革之交五人佐禹化益即伯益真成即直成也

蜀取劉璋

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荊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正之計昭烈亦強忍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劉璋為孔明病蓋亦未之考也

方望賢於范增

方望為隗囂軍師後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蠡收責勾

踐乘扁舟於五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逡巡于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望之見機亂邦托跡方外飄然行遁邈焉莫追賢於范增遠矣

鍾離權

仙家稱鍾離先生者唐人鍾離權也與呂岳同時韓湘泉選唐詩絕句卷末有鍾離一首可證也近世俗人稱漢鍾離蓋因杜子美元日詩有近聞韋氏妹遠在漢鍾離流傳之誤遂附會以鍾離權為漢將鍾離昧矣可發一笑也說神仙者大率多欺世誑愚如世傳沁園春及解紅二詞為呂洞賓作按沁園春詞宋駙馬王晉卿初製此腔解紅兒則五代和凝歌童凝為製解紅一曲初止五句見陳氏樂書後乃衍為解紅兒慢焉有呂洞賓在唐預知其腔而真為此曲乎元俞琰又註沁園春琰雖博學亦惑于長生之說而隨俗耳厥後琰子仲溫序其父陰符經云先君七十而逝由此言之琰之篤好養生壽止于此世有村夫目不識參同契一字而年踰百歲又何必勞心于不可知之術哉達人君子可以意悟

夫娘

南宋蕭齊崇尚佛法閣內夫娘悉令持戒麾下將士咸使誦經見法琳辨正論夫娘之稱本此謂夫人娘子蓋是美稱也是時北則胡后却扇于曇獻南則徐妃贈枕于瑤光龜茲王女納于鳩摩羅什及以為榮千金公主偶于淫毒丐僧不以為恥後世以夫娘

為惡稱緣此東坡戲語有和尚宿夫娘相牽上上床云陶九成乃謂為罵語蓋未多見六朝雜說耳

火迫鄴侯

唐源休受朱泚偽官自比蕭何之功入長安日首收圖籍時人笑之目曰火迫鄴侯宋南渡有郭某為將自比諸葛酒後輒詠三顧頻繁兩朝開濟之句而屏風便面一一皆書此二句未幾敗于江上倉皇涕泣而匿時謂之尿汁諸葛正可作對也

舉業之陋

本朝以經學取人士子自一經之外罕所通貫近日稍知務博以譁名苟進而不究本原徒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其碎語而誦之謂之蠶測歷代諸史則抄節其碎事而綴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節之人已不通經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為唐人唐事為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為二人二事合為一事者余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為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歷志先其筭命作先筭其命近日書坊刻布其書士子珍之以為秘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話噫士習至此卑下極矣

孔明不取文舉

宋書引諸葛孔明之言曰來敏亂郡過於孔文舉此事不經見當表出之蓋孔文舉名過其實清談廢事已有晉人之風使遇孔明必遭李平廖立之罰後人稱之只以才學耳

國朝登科錄

國朝登科錄自洪武四年始蓋開科之首也大魁吳伯宗然考
蘇州錢氏世譜云庚戌安大全榜姑蘇志云金壽榜蓋一歲而
三開科三榜取士也如乙丑之歲春榜狀元花綸秋榜狀元丁
顯辛未春榜盡取南士狀元許觀夏榜六月一日殿試盡取北士狀元
韓克忠是一歲二開科也又有狀元張顯陳郊不知為何科相
去未二百年已不得其詳

南宋五賢相

謝疊山作毋制機墓誌云宋中興賢相張德遠虞仲信趙景溫
游景仁謝德方皆蜀人也○毋昭裔蓋蜀時人其子毋喫音藏
書最富制機其後也

度較

韓非子云顏回明仁於度較程嬰顯義於趙武上句不知事之
所出度較似是人姓名度姓古有之宋有度正蜀之遂寧人

八士姓名

大理董難曾見宋人小說周有八士姓名八人而叶四韻伯達
伯适一韻也仲突仲忽一韻也叔夜叔夏夜音亞一韻也李隨
季駟隨音馱駟音窩一韻也周人尚文於命子之間亦緻密不
苟如此

蜀士

唐睿宗問蜀士於蘇頲頲對曰李白文章趙蕤術數宋英宗問
蜀士於歐陽脩脩對曰文行蘇洵經術黎醇二事何其相類

蜀之隱逸

譙定字天授其學得于蜀襄氏史揆袁溉字道潔其學得于富順監賣香薛翁程子遇青城樵翁乃知未濟三陽失位為男窮之義又渡涪江舟將危正襟端坐人問之曰心存誠敬爾有一人樵夫同舟登岼乃問伊川曰公是達後如此舍後如此伊川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此皆宋世蜀之隱逸失名者

鴻安丘

鴻安丘成都人與嚴君平友善作君平誄云無營無欲澹然淵清時又有林間翁孺者臨邛人亦君平同時友

畫家四祖

畫家以顧陸張吳為四祖顧長康陸探微張僧繇吳道玄也余以為失評矣當以顧陸張展為四祖且展子虔也畫家之顧陸張展如詩家之曹劉沈謝閻立本則畫家之李白吳道玄則杜甫也必精于繪事品藻者可以語此

凋劫

魏書蔣濟疏凋劫之民蒼洪字施劫作彼九偽友

夫子之告葉公者下顏子一等矣蘧伯玉告顏闔又下於夫子教子高一等惟顏子至命盡神故足以發夫子心齊坐忘之論葉公子高則未免以得失利害存懷故但告以謹傳命全臣節而已然子高未至於徇人忘己也闔則既知蒯瞶之不可傳而欲傳之伯玉見其勢不可止立此苟全之論非為傳之道也臨人以德則未能冥乎道畫地而趨則未能藏其迹

林疑獨

義弘被放歸蜀剗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玉
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殺斛律光其
血在地去之不滅外物

君能容諫

漢靈帝之時可謂大亂極否矣然傳燮斥言中官弄權而帝識
其忠廷折崔烈可斬而帝從其議又五胡之劉曜何凶悖也曜
有惡夢太史令任義極諫何異公孫聖之刺夫差也而曜竟不
罪義陳宣帝之昏暴京兆顏運與槐陳帝八失帝竟赦之且以
御食賜焉嗚呼三君猶有容諫之賢如此

古人取字

史記注仲雍字孰哉字取字僅見此隋人魏鸞字雙和崔挺
字雙根雙字取字僅見此隋宗室楊綸字斌籀楊溫字弘籀籀
字取字僅見此唐登科記韓湘字北渚此又似今人之號亦異
矣

四皓姓字

通鑑四皓姓名王幼學集覽據陳留志及陶潛四八目為說東
園公一也綺李季二也夏黃公三也角里先生四也陳濟正誤
以綺李季夏為一人黃公為一人妄引杜詩黃綺終辭漢為據
其說杜撰可笑且詩人稱古人姓名多剪裁便於音韻如稱司
馬長卿為馬卿稱東方朔為方朔唐詩有稱東園公為園公者蓋
亦此例豈足為據乎

擬人失倫

擬人必於其倫荀子稱仲尼子弓子弓豈仲尼之倫乎韓子稱臧孫辰孟軻臧豈孟之倫乎二子之言不倫矣

三蘇不取孔明

宋周公謹癸辛雜識謂三蘇皆不取孔明非也予按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賴瀆上皇帝書云孔明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言之苟無其財雖聖賢不能以自致於跬步二公以伊傳神聖為比許之亦至矣老泉謂孔明棄荊州而就巴蜀吾知其無能為也止謂棄荆一事然不考孔明草廬見先主之言已云荊州用武之地棄而不取乃先主之失以此病孔明不亦誤乎

壽過百年

北魏羅結年一百二十歲唐香山九老有李元爽年一百三十歲又嶺南楊氏鷄窠老翁年二百餘

古文人各與字並用

史記相如傳文君已失身于司馬 長卿故倦游以人姓與字分為二句其文法自左傳人之姓氏名字多互用焉劉鈇石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沈休文宋書恩倖傳論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卿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

漢壽亭侯

曹操以關羽為漢壽亭侯漢壽地名今稱壽亭侯非也漢壽郡在蜀之嚴道其後先主即位于蜀而侯助之固有非于此與况漢為代名而下綴以壽延炎祚肆拾餘年亦非偶然矣

兩鬻熊

漢藝文志鬻熊子二十二篇註云名熊為周師文王以下問焉周封之為楚祖此一鬻熊也唐玄宗天寶六載詔祀夏禹于安邑以宗伯鬻熊秩宗伯夷配此夏之鬻熊也然鬻熊事夏禹為宗伯經傳無明文不知何所據也

傳玄稱孔明

傳子云孔明誠一時之異也入無遺刃出有餘糧

尹和靖對宋高宗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獨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言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草芥臣可遽視君如寇仇乎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

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仇高宗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若此所養可知矣近世名公以道學自負一趨宣召對君自稱學生何以異於野人哉

段干

段干李姓邑也初封段後邑干因邑而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乃以為姓段名干木蓋因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而誤也按詩有出宿于干今開封有刑溝蹇叔處干而干亡之秦而秦伯戰國策有段干綸段干越人

君子不可立黨

宋劉炎邇言云天下之士亦多矣豈獨登龍門與仙舟者皆為

賢而不在此選者盡不肖耶更相表題是自立禍梯又曰韓稚
圭忠於所事天下無間言范文正勇於自任而朋黨之議起矣
范公豈立黨者惟其立意則黨之召也

王導

唐人云秦之亡由商鞅左晉之
亡由王導左晉江左之晉也

王導非純臣也世徒見晉明帝以大義滅親褒之而實不然逆
機弑械之萌蓋非一朝一夕之故導不能先啓元帝潛為之備
及敦至石頭導不聞有正言規之而受其司徒之擢君臣大義
社稷為重李懷光將反而其子璿言于德宗君子以為忠孝兩
至導之于敦非父子比也而依違其間坐觀成敗得為純臣乎
敦之凶悍勢已無可奈何導又在帝左右而王氏子弟布滿中
外明帝恐導攜心內應故舉春秋大義滅親之言實以安導心

而散敦黨也夫大義滅親石碯是也碯子從亂碯手誅之謂之
滅親可也導之于敦親非父子始也不能如李璿終也不能如
石碯謂之滅親是欺天下後世矣敦之叛也元帝下詔云敢有
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既死導貽王含書猶
云近承大將軍困篤綿綿或云已有不諱故違明詔而特伸私
情此非敦反乃導反也導銜周伯仁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顛戴
若思當登三司而導不荅敦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而導又不
荅敦乃曰若不爾正應誅而導又無言二人竟死夫敦之用周
戴為三司令僕欲使助已為亂耳導當正言爵在朝廷非臣下
所得專賞及其言應誅導當正言刑在朝廷非臣下所得專罰
可也然導豈智不出此哉假賊手以戕忠臣其心不止報私怨

而已使敦謀幸成則導能如朱全昱乎能如司馬孚乎吾知其不能也君尊臣卑如天高地下成帝幸導宅嘗拜導妻曹氏而導偃然受之不辭及侍中孔坦密表不宜導聞之怒曰王仲弘駑痴耳若卜望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岨當敢爾耶夫濱危亡之中而不失君臣之禮此趙襄子之所以賞周舍也導知君臣之義曾不如周舍乎其免于春秋無將之誅幸脫漢代博陸之禍者由江左之政不綱而王氏族黨大盛後世猥儒曲好議論雖諸葛孔明宋岳武穆猶加索瘢而無片語疵導誰謂公論百年而定哉千年猶不定者有如此

蘇峻之反導棄起一人侍帝及陶侃平峻導入城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此導有慙色郭默斬劉侃以叛導大懼勸帝大赦天下梟侃之首而以默為西中郎將自以為導養時瞻陶侃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導在江東當三大難而很俱如此才略可知管夷吾之

稱亦溢美矣遂併及之

郡姓

姓氏書以姓配郡望甚為無謂虛高族望起于江南侯景求婚

王謝而不允遂詬曰會須以吳兒女配奴江東散亂職此由之

事雖不由此一端而官人以世其釀禍非一日矣其後河北亦效尤以崔盧為首比江

東之王謝薛宗起不得入郡姓至碎戰爭於帝前乃取入郡姓

今之百氏郡望起於元魏胡盧之事何足為據也是時韓顯宗

上疏有云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苟有才雖

屠釣可相奴虜可將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於皂隸矣又曰

陛下豈可以貴襲貴賤襲賤李冲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

真名言哉

王嘉

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符堅迎之入長安按嘉字子年今世所傳拾遺記嘉所著也其書全無憑證直講虛空首篇謂少昊毋有桑中之行尤為悖亂嘉蓋無德而詭隱無才而強飾如今之走帳黃冠遊方羽客偽藥欺人假丹誤俗是其故智而移于筆札世猶傳信之深可恠也哉嗚呼子書之粵妙不傳者何限而今乃傳鬻鬻子子華子唐詩之佳而不行者無筭而世乃盛傳許渾胡曾小說之可觀者多矣而天寶遺事杜詩謂蘇註至名家亦為所惑且引用焉噫

人名食其

高祖時有酈食其審食其武帝時有趙食其師古皆讀作異基而近代學者酈則為異基審則為食基趙則為食其誤矣同是人名更無別議也荀悅漢紀三者並異基字

四皓廟碑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為之製文立碑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目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略皆遺之獨見于任昉文章緣起故特表出之

章邯未可輕

方萬里云高祖自漢中東出司馬翳董欣望風稽顙獨章邯堅守廢丘踰年不下至于引水灌之然後破此豈脆敵哉惜其不知所事身名俱滅嚴尤之于王莽徐道覆之于盧循皆一律也

秀才

趙武靈王論胡服云俗辟民易則是吳越無秀才也秀才之名始此後再見于賈誼傳六朝遂以此為取士之科名云

秦刻石去姓稱名

秦之粟刻石去姓稱名後世遂多不知姓而歷代或多效之惑矣如晉書云謝玄北伐苻堅下遽云安與玄圍碁玄上去一張字初學觀之知為何玄耶漢書注稱臣瓚後人亦迷其姓何吝書此一字耶如五代梁唐間有王彥章謝彥章彭彥章使去其姓知為王耶謝耶彭耶

蓋姓有二

蓋姓有二漢蓋寬饒蓋勳音蓋唐蓋文達蓋蘇文蓋嘉運音踏

○漢丞相衛綰奏郡國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張之言亂國政請皆罷武帝可之綰之相業他無聞焉而此一節加於蕭曹一等矣史稱漢帝之美曰罷黜百家綰之功可少哉

漢之待宗室其嚴乎河間獻王子禮以恐得取鷄失侯罪亦微矣獻王漢之賢維城也三子一以取鷄失侯二以酎金失侯曷不以其父之賢而原之乎意者景帝先有意立獻王而武帝憾之乃發於其子歟

左傳公謂圉人曰爾欲吳王我乎三國志欲曹爽我乎宋人奏

議云是欲劉豫我也皆祖左氏句法

留金谷二十四友有劉琨唐八關十六子有劉栖楚其中行獨復者乎

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少以學顯謝玄為會稽內史張玄之為吳興太守名亞謝玄亦稱南北二玄

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牾者雖踈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為導所遇同之舊暱

又曰左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踈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蚤終皆不為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文故假借名姓也

王隱晉書云晉帝詔徵蘇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也

續晉陽秋曰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賈誼新書引髮子曰太平之世父無死子兄無死弟髮姓僅見

此漢唐君碑陰有處士閻葵班閻葵復姓僅見此佛圖澄碑澄本姓濕濕姓僅見此戰國策衛有縹錯挈薄縹挈姓僅見此

竹書紀年伊尹卒於沃丁之世蓋百有五歲太公卒于康王六年壽百有十歲

後周帛孝寬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唐薛仁貴著周易新注本義四卷二子皆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

東坡於戰國之士取魯仲連顏蠋而皆惜其未聞道亦名言也張唐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為隋之忠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予觀郭忠恕初事湘陰公贊為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噫若此者亦不幸矣

李德裕云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為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何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開基之先皆一時之傑其瀆鬼嶽祇愛其血食忿其滅亡故能為厲必生妖美之色以蠱惑其君而危亡之晉之驪姬楚之夏姬息媯苻堅之清河公主侯景之溧陽公主隋文帝之陳夫人皆是物也史蘇所謂我以男戎勝亦必以女戎勝

白輿門之男衰門之女信矣杜牧集載

陳希烈桂娘事太

洛陽布衣韋月將上言武三思濁亂耕房浙西布衣崔善正上言李錡謀為不軌身死而無益于事史且微其名噫亦可憐矣易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咎二子之謂乎

說苑子賤為單父宰初入境見有冠蓋來迎者子賤曰車驅之所謂陽喬者至矣陽喬魚名不釣而來喻士之不招而至者也其魚之形則未詳按荀子曰鮐者浮陽之魚也唐文粹宓子賤廟碑云豈意陽驕化而為鮐喬從魚為鮐字義乃全

缺字

丹鉛總錄卷之十終

晉經東
卿卷
調眼

丹鉛總錄卷之十一

博南山人升菴楊慎用脩著集

滇南心泉梁佐應台校刊

史籍類

析里橋碑



歐陽集古錄析里橋碑跋云驛散關之潮濕從朝陽之平爇刻
畫適完非其訛謬而莫詳其義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慎按驛
古與釋通史記張儀傳杖而驛之韓信傳驛兵北首燕路洪氏
釋驛載漢碑文有云農夫驛來又云辭榮驛蔽潔本濟潔之潔
漢人或寫潔借作濕字用潮濕即潮濕也爇與燥同分錄小異
如操亦作抄之例平爇謂乾燥言去濕而就燥也以此訓之可通

莊子

邵康節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如之何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言君子之思不出其位
揚龜山曰逍遙遊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
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愚謂能以此意讀莊子則所謂圓機之
士可與之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

唐詩主情

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却遠矣匪惟作
詩也其解詩亦然且舉唐人閨情詩云裊裊庭前柳青青陌上桑
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即卷耳詩首章之意也又曰鶯啼綠樹
深無語雕梁晚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又曰漁陽千里道近於

中門限中門踰有時漁陽常在眼又云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
路向金微又云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即在鳳凰山即卷耳詩後
章之意也若如今詩傳解為托言而不以為寄望之詞則卷耳之
詩乃不若唐人作閨情詩之正矣若知其為思望之詞則詩之寄
興深而唐人淺矣若使詩人九原可作必蒙印可此說耳

東山詩

東山詩四章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言倉庚鳴春嫁娶之候也歸
士始行之時新昏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皇駁其馬車服盛
也親結其纈纈婦人之帶也邪交絡帶係于體示繫屬于人也
即所謂纈也士昏禮親脫婦之纈纈必有結脫者解其結也古
語多倒脫而曰結猶治而曰亂也此于昏禮東席北枕之際出

燭屏牒之後又極序其情而戲之也九十其儀九為陽天之成數十為陰地之成數言男女天下之大道陰陽之生成也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唐人所謂遠將歸勝未別離時在家相見熟新歸歡不足也舊說以縞為悅巾誤又以親結縞為毋命雖同是昏禮而非詩肯所謂差之毫釐繆千里矣

古文多倒語

古文多倒語如亂之為治擾之為順荒之為定臭之為香潰之為遂釁之為祥結之為解皆美惡相對之字而反其義以用之如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為四方新辟亂為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至乃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毅擾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之葛藟荒之以荒訓定也胡皇置時其臭羶臭陰達于淵泉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莫不潰茂以潰訓遂也將以釁鍾以釁訓祥也親結其縞以結訓解也

秦漢人論性

莊子曰各有儀則之謂性此即詩烝民之旨也後人未易可到賈誼曰少成若天性又曰性者神氣之所會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于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其所謂潤厚而膠者今人名物之堅者曰有性不堅者曰無性之謂也王輔嗣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孝經緯曰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趙壹卿曰性情相與表裏啖助曰情本性中物韓嬰曰卯

之性為雉不粥不孚則不成為雉繭之性為絲不淪不練則不成為絲陳搏曰情者性之影凡此言性皆先于伊洛其理無異而辭旨尤淵宋人乃謂漢唐人說道理如說夢誣矣

孫明復論太玄

孫明復曰揚子雲太玄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養而作也桓譚曰是書也可以大易準班固曰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僭經之名二子之過也

歐文本孔叢子

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占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其所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世莫有知其言之出于孔叢

子也

古文之奧

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莫月正離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莫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有子事載此文而刪月離陽離陰末節蓋有深意作傳之旨本以見有子不如孔子處故不說盡而文益蘊籍如莊子九淵而止說其三又夔憐蜺蜺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止解夔蜺風三句而憐目憐心之義缺焉蓋悟者自能知之若說盡則無味知此者知古文之奧矣

唐人律賦

黃滔律賦如明皇回駕經馬嵬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風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十層比翼不如於飛鳥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纆以胡顏又無名氏作孟嘗君夜度函谷賦嘆秦關之百二難騁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鷄口亦可喜也

古書不知名考

馬總意林引相貝經不著作者讀初學記始知為嚴助作漢有博物記非張華博物志也周公謹云不知誰著考後漢書注始知博物記為唐蒙作水經引南中行紀亦不出姓氏考稽含南方草木狀始知陸賈作南中行紀乃知前人或略後或有考焉未可遽付之不知也

謝臯羽詩

謝臯羽翬髮集詩皆精緻奇峭有唐人風未可例於宋視之也予尤愛其鴻門譙一篇天雲屬地汗流宇杯影龍蛇分漢楚楚人起舞本為楚中有楚人為漢舞鵲鴉淬光雌不語楚國孤臣泣俘虜君看楚舞如楚何楚舞未終聞楚歌此詩雖使李賀復生亦當心服李賀集中亦有鴻門譙一篇不及此遠甚可謂青出於藍美元楊廉夫樂府力追李賀亦有此篇愈不及臯羽矣其他如短歌行秦淮沒口如沒鵲白波搖空溼弦月舟人倚棹商聲發洞庭脫木如脫髮建茶水云太白入月魚腦減武昌城頭鼓纒統海上曲云水花生雲起如葑葑神龍下宿藕絲孔明河篇云

牽牛夜入明河道淚滴相思作秋草
嫠女城頭玩月華星君冢上無啼鳥
俠客吳歌云潮動西風吹杜荆離歌入夜斗西傾似
飛廟下蛇含草青拭吳鉤入匣鳴效孟郊體云牽牛秋正中海
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律詩如驛花殘楚水烽火
到交州夜氣浮秋井陰花冷碧田山鬼下茅屋野鷄啼苧蘿
戍近風鳴柝江空雨送船隣浦燈下索鄉夢戍邊回柴關當太白
藥氣近樵青暗光珠毋徙秋影石花消下方聞夕磬南斗掛秋
河雖未足望開元天寶之蕭牆而可以據長慶寶曆之上座矣
集多阜羽手抄濕字多作溼蓋八古字溼之省史子堅隸格載
漢碑有此字觀者弗識或改爲二非

孔明寫申韓書

宋儒論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子補導
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可邪吾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
以制略爲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略智謀不足當時識者
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昔輕重慎權衡申子覈名
實韓子改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
良藥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
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
問郤正太子情尚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
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然則孝裕之見
蓋與孔明合而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
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王符自贊

漢王符自叙贊云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志窮無如年有不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踰邁嚙倫彌索鮮有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曆數冉冉庚辛或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

謝華啓秀

陸機文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昌黎云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李文饒曰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古人論文之要也近世以道學自詭而掩其寡陋曰吾不肖爲文其文不過抄節宋人語錄又號於人曰吾文布帛菽粟也予嘗戲之曰菽粟則誠菽粟矣但恐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耳一座大笑

楓天棗地

張文成太卜判有楓天棗地之語初不省所出後見唐六典三式云六壬卦局以楓木爲天棗心爲地乃知文成用此也

小真大真

易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漢書谷永傳引此文注云膏者所以潤入肌膚爵祿亦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又吝則凶臣吝則吉也顏師古云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故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儒家往往乖別既自成義即就而通之庶免守株朱文公亦言顏監無近代專經之陋則此說亦不可廢但以語人恐多夏

蟲之疑耳魏了翁又說周禮大員謂天下如遷國立君之事不
訓正也其說又異並載以俟知者

謚始

蘇老泉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謚自東海漢
隱者始宦官有謚自東漢之孫程始蠻夷有謚自妻妻之莎車
始然黔婁之謚即匹夫之謚也不始于東漢矣

李華文陳陶詩

漢賈捐之議罷珠崖疏云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
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
外後漢南匈奴傳唐李華吊古戰場文全用其語意總不若陳
陶詩云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
猶是春閨夢裡人一變而妙真奪胎換骨矣

禹碑歌

予既得禹碑刻作禹碑歌其辭曰神禹碑在岫嶠尖祝融之峯
凌朱炎龍書傍分結構古螺書匾刻戈鋒鋸萬八千丈不可上
仙窟鬼閉幽以潛昌黎南遷曾一過紛披芙蓉塞水簾天柱夜
瞰星斗下雪堂朝見陽輝進追尋夏載赤石峻封埋古刻蒼苔
黏拳科倒薤形已近鸞漂鳳泊辭何織墨本流傳世應罕青字
名狀人空瞻永叔明誠兩好事集古金石窮該兼昭列箴銘暨
欵識橫陳駢駢和金鷲胡為至寶及棄置拮據磨蟻損烏蟾又
聞朱張遊岳麓霽雪天風影佩檐搜竒索秘跡欲偏春倡撞和
詩無厭七日崎嶇信有覲一字膏馥寧忘拈非關帶嶼阻登陟

定是藤葛籠窺覘好古予生嗟太晚拜嘉君賦情深快老眼增
明若發覆尺喙禁斷如施箝七十七字挈螭虎三千餘歲叢蛇
蚬憶昔乾坤漏息壤蕩析蒸庶依岑慘帝嗟懷襄咨文命卿佐
澤洞分憂憚洲拜渚混沒營窟鳥迹獸迹交門簷竭來南雲又
北夢直磬西被仍東漸黃熊三足變鮫服白狐九尾歌龍褂後
乘包湖按玉牒前列溫洛呈疇龜水奔竄舞邪辭牴平成天地
猶垂謙華岳泰衡祗鎮定鬱鬱塞昏徒逃喞文章絢爛懸日月
風雷呵護環屏黔君不見周原石鼓半已泐秦湫詛楚全皆殲
此碑雖存豈易得障有嵐靄峯嶷巖是音迥絕柱藜藿弔影颯
瑟森櫛枿湘娥遺珮冷班竹山鬼結旗零翠籤造物精英忌泄
露祗恐羽化難留淹欲摹柘本鏤巖壁要使好事傳細縑著書

重訂琳琅譜裝帖新耀瑤文瑤箴鹿烈煤輕翰蟬翅翅樹煩君再寄西
飛鷁

六經無騎字

禮記前有車騎則載飛鴻魏鶴山云六經無騎字禮記亦漢世
書耳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
之注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乘如字騎馬也輕遣正反正義
曰古者服牛乘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
漢初猶有車戰見夏侯嬰傳高祖之敗彭城去榮陽出成臯皆
以數十騎遁去而鴻門之會棄車騎獨騎一馬樊噲四人步從
以免其非危迫時往往夏侯嬰中御車高祖在左樊噲乘為
右未嘗廢車也方萬里古今考及覆千餘言今撮其要附此

老子述而不作

揚龜山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老子也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朱子曰某亦疑此語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時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此說見朱子大全答汪尚書書值按佛經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為尹談蓋述而不作又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其明證

太極兩儀

房氏易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

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而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遯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此說精明可以補注疏之遺

繫表

庾子山哀江南賦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弼明集道照機前思超繫表又言超超而出象理覺覺而踰繫繫表二字人多不解所出按晉春秋荀粲曰立象以盡意非通乎象外者也繫辭以盡言非言乎繫表者也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晉春秋今亡僅見類書所引耳

石經考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文于太學講堂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高堂谿典禪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鏤刻立於大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中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鳥跡科斗體篆效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晉末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過半魏世宗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補石經唐天寶中刻九經于長安禮記以月令為首從李林甫請也五代孟昶在蜀刻九經最為精確是時僭據之主惟昶有文學而蜀不受兵又饒文士故其所製獨善朱子論語註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中刻于汴京今猶有存者

荀悅申鑒

述此條見學者不可參此一說而非諸家也

荀悅申鑒云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真本說仲尼邈而歷晉先師沒而無聞將誰使知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于屋壁義絕于朝野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措定後世相倣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勢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

劉靜修論學

述此條見學者不可株守宋人而畧漢儒也

未知其粗則其精者豈能知也邇者未盡則其遠者豈能盡也六經自火于秦傳注于漢疏釋于唐議論于宋日起而日變學

者亦當知其先後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便讀宋儒之議
論蓋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論爾
傳注疏釋之於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剗偽以真補其
三四而備之也

帝德罔愆

舜之德冠古今矣而臯陶之謨但以罔愆言之禹之功平天地
矣而孔子之語但以無間云之文武之謨烈光日月矣而君陳
之書但以罔缺總之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韓子曰事君若
周公可也

半山文妙

王半山之文愈短愈妙如書刺客傳後云曹沫將而亡人之城
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
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會不能逆策三晉救伯
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
子荆軻奉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
妄顧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味此文何讓
史記乎與讀史嘗君傳同關紐矣

周禮獲人

周禮獲人掌王及后之服獲噫王后之獲而使人造之不亦襲
乎古之婦工何所用也夫為締為絺服之無斃周之所以興也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周之所以亡也曾謂周公制禮而設一官
為婦女作履乎曹操猶使妾賣履周公不如曹操乎

五代史學史記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鯨鯢盜賊家見我魏吳暨南唐姦
豪竊攘蜀險而當漢險而貧閩陋荆威楚開蠻服剝削弗堪吳
越其尤牢牲視人嶺晉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
景不通語曰清風興群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天下同
右六一公五代十國世家序也其文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歐文
第一篇也李耆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錄有出藍之色似
矣然不知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韓也古云學乎其上僅得其
中俗云搆高一丈墻打八尺信其然乎

易逆數

易逆數也大傳云闔戶之謂坤闔戶之謂乾商易之首卦也孔
子曰吾得坤乾焉大傳又曰陰陽之義配日月陰陽不測之謂
神不曰陽陰而曰陰陽何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其解也猶曆
家不曰朔晦而曰晦朔說卦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
焉嗚呼玄矣

彈文

元人彈燕帖木兒文或納女呈婦於朱溫或售妹獻妻于仇冑
上句指張全義敬翔下句指倪僕蘇師旦也倪蘇事宋史不載
見于小說耳

宋士子四六

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主司啓云同矍圃之觀
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

王無兢大書

金燕都宮殿寺廟及汴京諸榜古今第一皆王無兢所書

一卷為奇一條為則

道書以一卷為一奇音周與軸通陶九成說郭用之佛書以一
條為一則洪景廬容齋隨筆史繩祖學齋佔畢用之佛典又云
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縛縛古絹字亦借為卷也

梓碧山人

四明梓碧山人許奎作百忍箴多牽合衍贅予獨取其危箴云
圖拱制泥水之勝單騎入回紇之軍此宰相之雅量非將軍之
輕身蓋安危未定勝負未決帳中倉皇則麾下氣懾正所以觀
將相之事紫浮海遇風色不變於張融亂兵掠射容不動于庾
公蓋鯨鯢澎湃舟楫寄躬白刃逢蠲午節制誰從正所以試天下
之英雄噫可不忍與

夢英篆

夢英好篆書而無古法其自叙云落筆無滯縱橫得宜大者縮
其勢而漏其白小者均其勢而伸其畫此正其病處而居之不
疑所以不可救藥沉痾入骨矣夢英篆傳於今者有篆書偏傍
亦不工綴郭忠恕峇之書云見寄偏傍五百三十九字按說文
字源惟有五百四十部了字合收在子部今目錄妄有更改又
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點檢偏傍少晶蕊至龜弦五字故
知林氏虛誕誤於後進者小說見宜焚之忠恕所稱林氏者林
罕夢英偏傍全依林罕小說而忠恕謂小說宜焚深不足於彼

也書末云何人知之英公知之正謂其不知耳

經卦別卦

周禮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古文別字从重八即今之此字也重八為六十四八八之數也故曰其別

久湫大沉

秦沮楚文有久湫大沉之語沉之為義世多未詳按說文曰沉濁默也莊子沉有漏注沉水汚也漢書刑法志山川沉斥應劭風俗通曰沉菴也言其平望菴菴無涯際也郭緣生述征記鳥當沉中有九十臺皆生結蒲秦王繫馬蟠蒲也白注齊人謂湖曰沉顏師古曰沉謂居深水之下深而又深也古云沉潛又云沉溺沉而又云默而深沉之思皆取深而又深之意北方謂水

皆曰沉不獨齊語為然蓋北之言沉南之言潭也故沉亦音潭史記陳涉世家涉之為上沉沉者應劭曰沉沉宮室深邃之貌長舍及當呼為潭潭也韓退之潭潭府中居正用此語又按管子夏人之玉鑿二十畝漂十七湛注湛即沉浦之沉大澤巨漫也是潭與湛字雖不同義可互證故併引之

畫記

東坡不喜韓退之畫記謂之甲乙帳簿此老千古卓識不隨人觀場者也

東坡書

王初寮獲道評東坡書者衆矣劍拔弩張驥奔猊抉則不能無至于尺牘神書姿態橫生不矜而妍不束而莊不軼而豪蕭散

容與霏霏如零春之雨森疎掩斂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
纚纚如抽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

上林賦

程泰之論上林賦三條其見超邁得作者之意今節其語於此
○其上篇曰相如之賦上林曰亡是公者明無是人也即本無
此人則凡所賦之語何往不為烏有也知其烏有而以實錄之
故所向駁礙上林本秦故地始皇陘隘先王之宮庭而大加創
治東既極河西又抵汧終南之北九峻之陽數百里間宮館二
百七十複甬相連窮年忘返猶不能徧而又表南山以為闕立
石胸山以為東門其意若曰闕不足為也南山吾闕也門不足
立也胸山吾門也此固武帝之所師也所師在是苟有諫者彼
有坐睡唾擲而已無自而入也故相如始而置辭包四海而入
之苑內夸張飛動意若縱諛故楊雄指之為勸也夫既勸之以
中帝欲帝將欣欣樂聽而後徐徐諷諭以為苑囿之樂有極而
宇宙之大無窮則諷或可入也夫諷既不為正諫凡其所勸不
容不出於寓言此子虛烏有無是所以立也○其中篇曰左蒼
梧右西極日出東沼入乎西陂此賦上林所抵也數百里間其
能出沒日月於東西乎又曰其南則隆冬躍波其北則盛夏含
凍信斯言也必并包夷夏縮地南北而始有此古今讀者偶不
致思故主文譎諫之義晦於不傳耳其曰八水分流則長實有
此水不為寓言然而上林東境極乎宜春下苑即曲江也
曲江僅得分漣為瓜而漣灞合會之地已在宜春之北則其地

出上林之外矣然則雖其實有之水亦復不能直確况其紫淵
丹水欲傳會而強求乎○其下篇曰古惟楊雄能知此意故其
校獵之賦曰禦自河渭經營豐鎬此則明命其實矣至于出入
日月天與地沓則關中豈能辨此也又曰虎名三巖圍經百里
此則可得而有也至謂正南極海邪界虞淵此又豈關境所能
包絡哉雄之此意正倣相如諷勸相參不皆執實兩賦一意也
說者不知出此乃從地望土毛枚舉細較是痴人說夢也班固
曰亡是公言上林廣大水泉萬物多過其實非義理所止故刪
存其要歸正道而論之推此言也則雖班固亦自不解也○予
觀莊子云魏瑩與田侯牟約牟背之瑩怒將伐之華子聞而醜
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

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有
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
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
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
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
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于魏中有梁于梁中有王與變
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愴然若有亡也蓋自悼其所爭
之細也東坡曰淳于髡言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至於州閣之會
男女雜坐幾千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深意以多方
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觀變識妄而平生之嗜亦少變矣是以
自托於放蕩之言而能止荒主長夜之飲世未有識其趣者愚

謂長卿上林之賦意實若此能通莊氏之寓言兼戰國之游說而後可以得其旨也○司馬長卿去戰國之世未遠故其談端說鋒與策士辨者相似然不可謂之非正也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諷觀說苑及晏子春秋所載以諷而從者不可勝數蘇洵作諫論欲以儀秦之術而行逢干之心是或一道也故戰國諷諫之妙惟司馬相如得之司馬上林之旨惟揚子校獵得之予嘗愛王維溫泉寓目贈韋五郎詩云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州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遶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迴聞道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唐至天寶宮室盛矣秦川八百里而夕陽一半開則四百里之內皆離宮矣此言可謂肆而隱奢麗若此而猶以漢文惜露臺之費比之可謂及而諷末句欲韋郎效子雲之賦則其諷諫可知言之無罪聞之可戒得楊雄之旨者其王維乎

秦得百二齊得十二

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馬夫齊東有琅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懸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馬此東西秦也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懸隔絕千里也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蘇林曰百二得百中之二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是當諸侯百萬人也顏師古曰懸隔千里應說得之秦得百二蘇說是也又曰秦得百二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二十萬人當諸侯十萬人

也所以言懸隔千里之外者除去秦地而齊乃與諸侯計利便也
右舊說如此近日程泰之云田肯之語簡隱故諸家之說紛然
肯謂百二也者言地據險而人力倍苟得百矣則其力可二是
得百人則其力倍之如二百人也齊得十二理亦猶是也若定
其讀當以得百為一句而二焉自為一句也十二亦然皆言人
力半而必可倍正一理矣而必更易其語如此詰屈者別有理
也秦險之出國境遠矣自函谷以及潼關近八百里其右阻河
其左傍山而面河山夾險敵來犯關也常在千里之外故能得
百而二之以為二百其力可常也若夫齊亦有險矣然而地遠
力分若未能踰其所恃之險則十萬人之力亦可倍之以為二
十萬矣若敵人來犯已在千里之內則險阻已自不全故雖得
十亦不能遽為二十之用也故秦中得百而二常在定險之內
齊之得十而二則在敵未犯險之前此其分別險要而剖自言
之不一律也此正古文之出奇者不可以易言也慎按百二十
二之語後世亦多此例如云軍士奮勇無一不當百如云一夫
當關萬夫莫開又當百錢亦曰百一錢言一可當百也當十錢
曰百十錢言十可當百也則應蘇頌程之解田肯語其旨一也
程語自明不必破前說耳

紫電清霜

三國典略曰蕭明與王僧辨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携赴投戎行
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
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

歲之童子曾中萬卷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間世奇才杜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良有以也使勃與杜韓並世對電恐地上老驥不能追雲中俊鶴後生之指點流傳安訖

管子注

管子舊有注近世翻刻者謬為大言強作解事盡刪去之然有

不可去者試舉一二於此湊漏之流曰瀝昌力切宿合篇流蘭泉論翼注

即所謂蘭錡兵架也韜革重革當心者之所以禦兵小匡篇蘭盾韜華注

緝統為古亮是字君臣上篇卯菱即矣五行篇疾者兩手相拱者而不

伸曰握迎入國篇城中無積糧曰無委事無委效鮑古鳥字

獵而火曰燒式照切同鉢其休切鑿也輕重一篇一鉢時橋反

長銳也同上一鉢呼丘即葵丘輕重二非八合曰軀鳥區切輕則

篇百泉駢二十七也注如此類去注殆不可知存之亦何傷乎

二唐書

五代劉餽所修唐書因宋祁歐陽修重修唐書遂有新舊唐書

之名舊唐書人罕故不知其優劣近南園張公澆錄中載其數

處以舊書證新書之謬良快人意余又觀姚崇上事要說此其

大關鍵而舊書所傳問荅具備首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

新書所載則剪裁晦澁事既徒文又不通良可慨也歐為宋一代

文人而劉乃五代不以文名者其所著頓殊科絕懸如此宋人

徒欲誇當代以誣後世不知可盡誣乎今具載二書之文于左

○先天二年十月皇帝講武於驪山時元崇為馮翊太守車駕

幸三百里內合朝觀遣中官詔元崇赴行在上方獵于渭濱而

幸三百里內合朝觀遣中官詔元崇赴行在上方獵于渭濱而

元崇至工曰朕久不見卿思有故問卿可宰相行中行元崇猶
後上案轡久之顧曰卿何後元崇曰臣官踈職卑賤不合參宰
相行上曰可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崇不謝上頗訝
之至頃上命宰相坐元崇乃跪奏曰臣三奉作弼之詔未即謝
者臣以十事上獻有所不行臣不敢奉詔曰卿悉數之朕當量
力而行然定可否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朝廷以刑法治天下
臣請政先仁義可乎上曰朕深有望于卿也又曰聖朝自喪師
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矣
又曰先朝輕狎大臣或虧君臣之禮臣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
上曰誠當然有何不可又曰自武氏諸親猥竊權要之地繼以
韋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錯雜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

針封待闕等官悉請停罷可乎上曰是朕素志也又曰比來近密佞
倖之徒冒犯憲網者皆以寵免臣請行朝典可乎上曰朕切齒
久矣又曰比因侯家戚里貢獻求媚近及公卿方鎮亦為之臣
請除租庸賦稅之外盡杜塞之可乎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宗造
福先寺中宗造聖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觀皆費巨萬寔聖靈
比諸寺觀宮殿請止絕建造可乎上曰朕重觀之即心不安而
况敢為之者哉又曰自燕欽融韋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阻
絕臣請凡在官之士皆得觸龍鱗犯忌諱可乎上曰朕非惟容
之亦能行之又曰太后臨朝以來喉舌之任或出於閹人之口
臣請中官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久矣又曰呂氏產祿幾危
西京馬鄧閻梁交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為患臣請書諸史冊

求為商鑒作萬代師可乎上乃潛然良久曰此事可謂剖肌刻骨者元崇再拜曰此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載一遇之日敢當輔弼之任天下幸甚又再拜舞蹈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坐卿于燕公下燕公不敢坐問之說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當首坐元崇曰張是紫微宮使臣外宰相不合首坐上曰可元崇遂居首坐天下稱賢相焉

右舊唐書文

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鏡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恠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獲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此

來任佞冒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日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閣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繫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闖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右新唐書文

韻語紀異物

余嘗愛晉宋人以韻語紀物產如郭璞爾雅贊山海經贊王微

藥草替之類皆質而工其原出于逸周書火浣布數語今彙書

于後火浣之布入火不滅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皎

然疑乎雪周書說火浣布日南有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晶且白徧體

無衣襦唐蒙傳三廉大實實不但三雖名三廉其實四五枝食之多汁味

酸且旨藏之尤好與衆果相參陳邨暢異物志萃之依水猶卉植地靡

見其布漠爾鱗被物有常性熟之所自郭子玄羊贊曰州番者其實

水牛蒼毛不身角若擔矛衛護其犢與虎為讎鬱林異物志象之為

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逾豨鼻為口望頭若尾馴良不教

聽言則詭數牙玉潔在籍所美服重致遠行如丘徙萬震象贊鳥鰓

八足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鞋囊其名鳥鰓喻波濤墨迷射

水慝萬震海物異名記在龍鑿殼建鍾狀如渾池錢文外眉而內集萬震

海物異名記在龍鑿殼建鍾狀如渾池錢文外眉而內集萬震

為眉渠為珠為此魅陸海鈴也合浦之人習水善游倪視層巖

如猿仰株入如沉鼈出如輕鳥蹲泥剖蚌潛竊明珠萬震南江州志江

瑤柱厥甲美如瑤玉玉音格三字一句三句一韻九奇肉柱膚寸名江瑤柱萬震

海物異名獸曰玄羣處自林麓食惟棘刺體兼五肉或有神異表露

以角音錄含精吐烈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萬震犀贊神立有

火穴光景照千里昆侖有弱水鴻毛不能起記一跳八尺兩跳

夫六從春至夏裸袒相逐風俗記竿複引一索飛絙棧閣其名

曰竿人懸半空度彼絕壑李唐竿橋贊高山巖我巖石磊落傾側縈

迴下臨峭壑行者披綠絳接帶索素崧山川記蚺惟大蛇既洪且長

采色駸映其文錦章食灰吞鹿腹必養瘡實饗嘉食是豆是觴

丹鼎錄

南裔 鮫之為魚其子既育驚必歸母還入其腹小則如之大則
不復 揚州交州 異物志云

孔明遺事

水經注引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
因謂水漲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遂馳去此亦孔明
遺事本傳不載者

子欲無言

子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謂子貢曰
女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
聞一以知二余讀至此有感焉曰夫子於子貢啓之屢矣子欲
無言之意即與回孰愈之問也夫子嘗云回也終日如愚又云回

非助我此二言者蓋得忘言之筌蹄而契無言之教惟回也獨
自回以下則穎悟莫賜也若矣故夫子屢以啓之子欲無言之
言即與回孰愈之問也子貢之對乃爾是以咏之聞臆知之知
測之少照之多為回賜優劣非夫子發問之旨矣子曰弗如也
吾與汝弗如也求其說而不得者以為既然之又許之夫子然
也乎其夫子許也乎其言外之意若曰女以聞知多少而分
優劣此女所以弗如回也亦由天何言汝之答也不然則殆庶
之稱屢空之稱好學之稱未見其止之稱聖人權衡久矣淵也
居德行之首子貢在言語之科門人評記亦定矣子貢方人亦
豈不自知而煩夫子之問乎惜乎子貢未喻其旨而靳於再問
也

尋仲尼顏子樂處

有問予不改其樂所樂何事予曰且問予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云所有居巖穴而神不遺末世有為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字禪不須更下一轉語也

境逆樂真

章風山先生云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若曾點之浴沂邵雍之擊壤皆順境也惟夫床琴於浚井之日絃歌於絕糧之餘以致捉衿肘見而歌商聲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乃為境之逆而樂之真耳豈人所易及哉

處作取

曰擊道存之謂處故其字從目聲入心通之謂聖故其字從耳故曰聖人時人之耳目

謙亨君子有終

謙之卦辭曰君子有終言其久也謙之道衆人不能久而君子能終之也夫少之事長賤之事貴不肖之事賢燭至起食至起射則三揖酒則百拜磬折匍服葉拱墻負誰不知之誰不行之一臨利害巧為趨避語有之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又曰饑馬在厩漠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故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于色由是言之小人為能謙哉古之君子能謙有終若禹之不矜不伐上也伯夷之遜國而逃次也晏子之久而能敬又其次也若夫張

毅之走懸泊王莽之下白屋一則謙之美一則謙之賊也何終之有

王安石

人君之愚暗柔弱不足以亡其國亡國者必剛愎明察之君也
譬之人家不肖之子不足以破家其破家必輕俊而無檢者也
在人臣則真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偽君子也蓋直小
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偽君子則既竊美名而其流惡無窮
矣是故唐之亡不在僖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京卞而在王
安石或曰子可以恕真小人余曰子不觀白樂天詩乎狐假女
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為狐媚害即深朝朝夕夕迷人
心樂天豈怒狐哉



